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三十五

勝國列傳總論

彼有吾有之吾稱天曰應有之彼稱天曰吾故有之天未嘗諄諄命之而欲使彼莅六合以壽我非情也傳勝國以見非徼外之可比也崇禮北歸上皇南返報禮適相稱雖人為之寔天為之矣三衛已携朔方不復控制寔難其未明勝字之解我勝也者不可使或有敗也處勝勢審勝局操勝算于勝國尤宜加意

勝國列傳

遺元韃靼

洪武元年八月、克元都、元主遁出塞、居應昌、三年上以元擴廓帖木兒、賀宗哲等、為西北患、令大將軍徐達等、西出大破擴廓於定西、左副將軍李文忠東出、克應昌、時元主已殂、太子愛猷識里達剌、復遁、降其衆五萬人、獲后妃及太子々買的里八剌歸、封為崇禮侯、時元主卤已謚惠宗、上。為。改謚。順。帝。遣使致祭。已而太子嗣立、居和林、使其酋納哈出屯金山、不花屯[illegible]關、元伺邊、上命都督馬雲葉旺守遼東每大破之、五年、復令大將軍達等、三道出、文忠兼其上都

取和林。深入土剌河、戰不利、全軍還。而頴國公傅友德、大獲。遇以西。達之出中路者竟敗。明年、大將軍達出鴈門、友德以前鋒逐北。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及伯顏帖木兒、文忠連敗虜於三岔山、下剌河、朔州、白登等處。克大寧高州。至豐州。多所斬獲。七年、遣買的里八剌北歸、自是連三年冦邊、我亦頻有斬獲、十三年、虜太師脫火赤入冦、西平侯郭英逐北。涉流沙。薄其營。大敗之。獲脫火赤及知院愛足盡其全部。明年、英復從大將軍北伐、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友德及長興侯耿炳文、復大破虜黃河水。時虜主愛猷識里達剌死、國人謚之、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

帖木兒立或曰卯買的里八剌也二十年虜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來降明年詔藍玉為大將軍出大寧敗虜主於捕魚兒海走之獲其子地保奴降其衆十萬安置地保奴於琉球而脫古思與其太子天保奴及知院捏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數十騎往依也速迭兒見弒部落潰散捏怯來老撒失烈門等來降國中立坤帖木兒為可汗是時不復知有帝號矣二十年虜兀納失里居和林西命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之不至已而入寇穎國公友德從燕王出古北口襲迤都山大破之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幷來降復破兀納失里於和林詔諸王

防捕鹵。建文二年、南國公趙脫列干、司徒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喇帖木兒、咸率衆來降。燕王馳諭可汗、并諭瓦剌王猛帖木兒、三年、可汗坤帖木兒、歸款。旋寇鐵嶺、無何、見弑於其下、而鬼力赤代為可汗。鬼力赤非元裔也、衆不附、永樂元年、以金幣四諭通好、亦勑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知院阿魯台等、而阿魯台、擅國稱雄、持猛哥擁其衆於瓦剌自王、不奉命、鬼力赤遂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移營臚朐河、兩來入貢。上諭阿魯台、及元嫡系本雅失里、使與鬼力赤異。於是阿魯台果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為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

以哈木為順寧王
以太平為賢義王
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里見殺，上大怒，遂封瓦剌三酋馬哈木等皆為王，撫之。國公丘福督十萬騎出討，敗績臚朐河，全軍沒。明年，上親征，部五十萬衆，抵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敗走，阿魯台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之，君臣始各部而居。十年，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秉本雅失里弱，以兵弒之，而立其族子答里巴為可汗。阿魯台請為故主復仇，上不許，嘉其義，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復親征馬哈木，敗之土剌河，馬哈木遁去。阿魯台使其大酋咸來朝會，賜米肉酒糗綵幣有差。明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未幾，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而阿

魯台患、遂叛、寇寧夏、復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二十年、詔英國公張輔、六師親征、至殺胡原、窮迹闊灤海、不見虜、以兀良、哈、常為虜、嚮、還兵、敗之、於屈列、兒、沙顏、斬獲、己謀叛阿魯台復入寇、又以寧陽侯陳懋為先鋒、出師沙城、時阿魯台為脫歡所敗、先已遁去、王師至宿嵬山、降王子也先土干數千人而歸、賜姓名金忠。封為忠。勇王。明年、金忠請窮討阿魯台。上復親征而忠為先鋒。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皆大漠、作勅諭虜。師還、渝木川、帝崩、宣德初、勅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兩王、阿魯台叛逆不常、已復東徙兀良哈、住牧遼東、塞為脫歡所敗、入貢寺難、九年、脫歡擊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時答里巴徹、不知所終、脫歡欲

自立為可汗、而衆不許、乃行求元後殺、不花立之、畀以阿魯台之衆。居沙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而身居兀剌扣。故數盜邊、正統三年、兵部尚書馬驥、敗虜阿台朵兒只伯、多斯獲、十三年、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封昌平伯。十四年、脫歡子也先嗣為太師、大入、敗王親征、師還、土木蒙塵、踰年送駕、事在也先傳、也先既自立為可汗、尋被殺、諸部分散、而小王子立、或曰元裔也。時孛來擁王子最雄、天順二年、大舉寇陜西、詔復遣鎮巡禦之、復敗大同、直闖雁門忻代、入宣府、寇河西、過河大掠、關隴震動、詔懷寧伯孫鏜出禦、會曹欽反闕下、不果行、已而小王子為孛來所弒、於是諸酋毛里孩、阿羅出、太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立脫思為可汗、

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時毛里孩阿羅出及孛羅忽並
躝入河套互爭水草而乩加思蘭者向居哈密北山黨於
孛羅忽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草滿魯都入套屢為邊患
事在河套傳成化中滿都魯遂自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為
太師已而殺乩加思蘭併其衆而掠林寧夏宣府大同關
陝一帶迄無寧歲益先後經理諸邊者自成化以來為寧
遠伯任禮武靖伯趙武新寧伯譚祐撫寧侯朱永總兵劉
聚都御史余子俊侍郎何喬新御史項忠而尚書王越及
都御史馬文升多有斬馘未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
北虜猛可王國中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遠入

貢。把禿猛可死、其弟伯顏猛可嗣立、幼恐權移大臣、不復設太師官、復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而許進以都御史巡撫大同、戎事修明、十王子及瓦剌二遺種、頻震進威名、亦各入貢。弘治中、虜火篩强與諸部落、連年入寇陝西、大同、宣府、寧夏、榆林等處、上以太監苗逵力請、銳意討虜、總制劉大夏力言不可、遂止。火篩、小王子部酋也、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初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立、次阿著、次滿官嗔、而大師亦不剌擅殺阿爾倫、遯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也、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有其地、未幾、復稱臣於小王子、正德中、阿爾倫二子、長

卜赤、次也明、皆幼、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勢與兀剌並强、亦克罕大營五、衆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罔留、罕哈、爾慎、三部、罔留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營三、其酋猛可不郎、爾慎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為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秃厮、滿官嗔、三部、應紹不營十、初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遂多潰散、惟哈喇嗔、一營僅存、阿爾秃厮營七、故亦從亦不剌、後歸吉囊、合為四營、衆可七萬人。滿官嗔營八、故屬火篩、後歸俺答、合為六營、衆可四萬人。吉囊俺答阿著子也、諸種皆稱小王子、而二酋獨强。南有哈喇

嗔哈連二部、哈喇嗔營一、酋把答罕奈、衆可三萬人、哈連營
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人、居宣府大同塞外、比有元良
罕營一、故小王子比部也、因隙叛去、遂相仇殺、時小王子
雖為君長、而諸部不相攝、又西為九刺、可五萬人、在與土
魯番為仇、諸鹵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
相亂、時有別種黃毛者、獷捍、常乘鹵深入、輒從後掠、鹵苦
之、後鹵併有黃毛、益無內顧、正德四年、入花馬池、殺總制
尚書才寬、十年、朶顏通小王子、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嘉
靖中、相繼經理邊者、尚書楊一清、王憲、胡世寧、侍郎王廷
相、總督王瓊、翁萬達、憲常禦鹵、斬首三百、而瓊、修邊、墻、壕、

要害。後人賴之。虜自俺荅吉囊先後入塞、大掠西安鳳翔、連歲入犯寧榆宣大等處。十二年、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破斬級百四十、明年、大同軍叛、歸虜者數千人、常為導、吉囊入榆林大掠去、總督唐龍上捷書、陞賞有差。十四年、吉囊一再入榆林、總兵梁震擊敗之。十八年、上巡承天、虜入宣府、參將賈英陷虜伏、殘千人、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吉、哈剌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不去。梁震卒、家丁數千、素悍勇善戰、妻上尺籍一百人、餘皆降虜、常為虜導、殺榆林守將宋隆、焚掠長驅出、總兵周文以捷告。己哈剌嗔、俺荅几祿吉囊等、復入宣府大掠、遂至蔚州、總

兵白爵等遂敗、尋又入大同西路、抵雁門、度寧武、殺掠人畜數十萬、大同軍至與虜約、勿掠我人畜、縱若去、且邀買路錢、虜以是出入如無人、總制尚書劉天和、俟虜出安邊定邊塞去、冒稱大捷、詭云、卒張奴兒殺吉囊子、詔加爵、叙廕有差、奴兒授世指揮僉事、二十年吉囊先入大同、副總兵丁璋、遊擊同宇加戰死、遂薄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甫出、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殘盡甚、時吉囊病死、其子拔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復糾數酋、經朔州破雁門、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二十餘萬人、總兵張達、副

總兵林椿、死之。自是連年入犯、總制侍郎曾銑、遂上復套議。挨仇鸞之奸。鸞被逮、尋坐銑結交近侍律、死西市、而鸞得釋、二十九年、俺荅入漁陽塞、突犯京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場、旬日、而諸路援兵至、莫敢發一矢、尾之、出、獲病稚、八千餘以捷聞、咸寧侯鸞以為功、議開馬市、久之鸞敗、虜復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益犯邊、隆慶中、俺荅孫把漢那吉、其母都於俺荅、来歸、總督王崇古留之、俺荅悔、執欵、還叛人。通貢市。封俺荅順義王。加崇古少保兵部尚書、廕錦衣千戶、萬曆初、首輔居正、知兵。料邊。事。如指掌。紅力寨之捷。斬首一千一百有奇。善養木屯之

捷。八百八十有奇。李成梁居遼。戚繼先鎮薊。遼號戢寧。已
擊土蠻於遼河磐山。斬首四百三十有奇。自是俺荅之子。
若孫。有黃吉有吉能、有哈酋安兔吉、其納叛者、則曰板升。
居正計離之以弱其勢。每諭順義王。毋聽流言。毋用叛賊
丘昌之子。初圍把清河、王杲請殺我裨將裴承祖等、于是
善遇王台。致王杲於關下。已而俺荅一再為瓦剌所敗、俺
荅死、而安兔吉殘邊、居正以為黃酋宜嗣立、諭令止之、會
俺荅弟昆都力哈、將東結土蠻為亂、居正使人縱流言。昆
都與中朝約、將有事土蠻。土蠻疑。謀解。又黃酋將東併諸部。居
正計翼俺荅弟老把都之子。青把都。以抗黃酋。使之兩敝

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即令青酋諭之威福爲補貢久之酋火落赤與套虜吉能等要犯邊參將杜松每擊蕩有功陞總兵守延綏自是天酋雷鉄及沙忽兒等大入邊每不利去火落赤大敗於明水池有臂痛瘡不能戰已而酋沙計等七台吉寇高家堡松與其子指揮僉事文煒間擣其巢還截歸路大獲勝斬其帥端大以下六十六級四十二年火落赤及吉能沙計等大寇延綏圍大栢油堡副將孫弘謨見殺松兄子文煥以都督僉事禦卻之虜聞松名每戰皆北而挪門之捷尤奇火落赤遂遠徙天啓元年陝撫吕兆熊敗虜窩火酋於洪水歸德間五戰皆捷明年復敗之

三眼井、後亦不振、

論曰。韃靼之不忘慕以南也。以大義分內外。以私情則子孫之求漫其祖緒。事或有焉。故不以夷於諸徼逆運外臣之所以設也。雖世見陵侮而託貢市不衰。則二祖之威靈所讋服者遠矣。頹明之末。稷、却利其強。而不利其弱。夫即不他欲。而無為我將助。致使中朝誤恃而失之。或曰元。孽初猶襲文物故事。自是積久而不振。然乎否乎。

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者、潁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於舅察罕帖木兒、因以為子、察罕故元別部、後至正間、盜四起、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剪擊賊有功、部下且數萬人。轉戰至關中。勢大振。援商州、敗宋李武、崔德、進陝西行省右丞。連敗賊於冀寧路及壺關。復興元鳳翔、走白不信、大刀敖等。戊戌、復涇州平涼。移兵守鞏昌。別部賽因赤、復晉寧、走王士誠、遣閻保擊寇於高平、大敗之。還守洛陽。元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進止。已而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庚子、元詔平章孛羅帖木兒守冀寧、守

者疑不納、孛羅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孛羅惡。相攻。辛丑、悉部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諸賊、諸郡次第下。降田豐王士誠等。明年、夏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占失良將。察罕攻益都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者。陰通賊誘察罕至營。勞軍刺殺之。詔贈察罕忠襄王、謚獻武事在元史詔以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父兵擴廓既已將。大痛慟。享士。日夜督攻城拔之。獲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齊地平。癸卯、孛羅將竹貞據有陝西、擴廓遣貊高、合李思齊夾攻之。竹貞降。孛羅復掠冀寧、則身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孛羅

犯關、皇太子走、擴廓遣閻保等、十餘萬騎、討之。下大同。而李羅為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迤西諸路。先是、李羅死、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上、自立、擴廓微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勒吏士散就州縣、示不足恃。以後事襍見紀傳中、

論曰、察罕父子知兵。初困于孛羅、繼勞於福通、元末嘗不任、、未嘗不專、而一木不支、與明決則强弩末殺矣。擴廓究不以妹故二其主、貞哉。嗟乎、李思齊可為也而不為。

兀剌也先

也先者、兀剌順寧王馬哈木之孫也、時虜中鬼力赤為可汗、孫、酋猛哥帖木兒、據兀剌自大。及本雅失里、為阿魯台所立、代鬼力赤、殺我朝使。上乃封兀剌馬哈木為順寧王。大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予勅。印。以。聞。虜。已親征敗本雅失里、遁去。而馬哈木因而滅之。遂與阿魯台隙。互叛服不常。馬哈木死、子脫歡嗣立、併有太平孛羅之衆、每敗逐阿魯台、尋擊殺之。立脫脫不花以塞衆望。以故可汗弱。遠居漠北。而知院阿剌、與脫歡尚屯收兀剌。阿剌衆大不敢脫歡、時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詔以為中軍左都

督。脫歡益與仇殺不解。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強盛。以其姊妻可汗。而身為太師。性驁驁。嘗來通貢。語使者。吾有子。欲請婚。南朝使者。為謾語。悅也先。南朝已首肯之矣。遂貢馬。自以為聘禮。而答詔不及和親事。大恚。十四年、入寇大同宣府諸城堡、皆被殘、詔駙馬都尉柳井、率四將軍出討之、大敗、四萬騎無一還者、太監王振擁上親征、廷臣力諫。不聽、遂命郕王居守、而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帥師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野等、扈行、官軍從五十餘萬人、八月、出居庸、至大同、鹵敵引避、誘我深入、大同太監郭敬知鹵情、力阻振、振始懼、議班師、而鹵突至、前

鋒勇、大敗雖兒嶺、五萬騎盡沒、勇死之也先遂乘勝逼上
土木、去懷来二十里、上欲趋保懷来、而振顧私重千餘輛
不進、遂駐土木、地無水、當衝、鹵故遣使議和、方亭杓去、鹵
輒乘我、ゝ師大潰、張輔曹鼐等死之、振亦為亂兵所殺上
乘馬不得出、鹵擁以去、是日雷震也先馬死也先心動、迹
上御帳、上嘗有瑞氣、不敢難、上手書懷来守將、索金幣京
師犒鹵、太后倉卒出珠寶八馱馳也先營、請還駕不報時
郕王已攝位、鹵挾上至大同、城門閉、校尉袁彬以頭觸門
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縋城出獻
蟒袍一篋、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賚罕

二王因微語安等、虜欲歸我。情偽難測。宜嚴為備。安還、括
城中白金二萬、付袁彬、虜受之、咲、不應時城中計邀上至
石佛寺。募以歸。上。叱。危。道。不。可。虜擁上至黑松林也先營、
也先拜稽首、侍坐、出妻妾。珠緋覆面垂肩。盌酪盂肉。粗塊
長啜。為胡舞以樂上。上已居上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二十
里、為上進供饌甚恭。時袁彬與哈銘。周旋上。自有儀、九月、
郕王即真、遥尊上為太上皇。虜乃遣使詣京、請歸上皇。蹕、
詞謾、荅詔大率曰中國已立皇帝。士馬雄勝。絕。不。及。迎。駕。
語。十月、也先挾上皇過大同、大同守將郭登。計設交床於
月城內。迎上皇坐。伏認。輒下閘。拒虜。上皇。不。可。曰、只。憑。知

理。去。遂躙紫荊、殺指揮韓清、副都御史孫祥、走死、虜深入薄京師、以送上皇為名、將兵部尚書于謙督軍。城守。堅。遣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礼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勅也先營、犒羊酒、虜以二使者秩卑不為礼。上。皇。諭。復等。急。歸。虜乃四掠、焚三陵殿寢、祭器、謙督諸軍。力。戰。德勝門。殺。其酋。鐵。頸。元。帥。而石亨大捷彰義門。孫鏜王通內外夾擊。虜。勢。稍。沮。出。關。去。遣都督楊洪擊虜之未遁者。破之於固原。虜復使人索大臣迎駕。景泰元年正月朔、上皇以少牢祭天。規為祝辭致禱。行十六拜礼。是月虜犯大同、總兵郭登。指揮許貴。再。擊。敗。之。自是分寇偏頭關及寧夏宣

府〻雁門入河曲圍代州、已知院阿剌復請和、尚書于謙不許、善謝之、內侍喜寧者、故胡人、從上皇北狩、時時道虜貿上皇居奇入寇、上皇恨之、令袁彬陰刻木為字、藏軍士高磐一日試金擧間、與喜寧偶、伴為索春衣於宣府、守將楊俊得書、引喜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前擒之、送京師伏法、月也先及阿剌復移書、保迎上皇、禮部侍郎李實等、奉勅書三、可汗一、也先及阿剌各一、亦絕不及迎駕、也先乃語實、必歸上皇、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報、而副都御史楊善已先奉命使可汗、八月之望日、上皇還京師、居南內、事在于謙李實楊善傳、是時也先兵威益震、可汗上

每兩諭以間之會可汗不以也先姊子為太子以別子為太子也先怒攻之可汗以數十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來奏捷尚書議等議乘時出討復前仇上不許也先頓以通好益驕乞請非分東結朶顏西交哈密往往窺塞而每貢使至三千人彎弓厥掠至欲騎入長安門賜宴禮部當陛正副使二十二人都督都指揮千戶等官賞金鑲犀帶九鈒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餘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有奇絹九萬有奇衣靴帽萬則歲至七月也先攻敗可汗脫脫不花可汗窮奔兀良哈之沙不丹沙不丹懼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立為可汗遣

使書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
知年廷議答書科臣林聰徐正請勅以吉凶順逆之道安遠侯
柳溥謂宜仍称虎剌太師而廷議以虎剌可汗聞郎中章
綸不可謂也先弒主僭称名定大外若因而称之彼必以
中國天子亦呼我為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益窺中原
10
礼 從其議称為虎剌王也先以初立頗通好貢
市不輟天順中也先荒於酒色頗殘諸部不悅有平章哈
喇者欲繼也先為太師作隱語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
賜臣時也先弟阿失帖木兒且為太師遂不許哈喇怒欲叛
也先也先微知之佯飲哈剌子酒置鴆哈剌子出嘔不能

歸嗤指桒箭告其父哈剌故爲不知也蓋曲事也先也先
亦以哈剌子不死忘之哈剌遂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
也先倉皇從數十騎遁既而起數十騎或通哈剌夜半與
一親信復來去道中飢乞漿婦人已婦人夫歸言狀夫曰
必也先也追殺之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爲套虜犯陝
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叛服不常世次莫得而考矣
論曰土木之役在中朝以爲恥矯徹欽前故有徹權乎
乃也先頗好名寔懷廣畧計因中國之好自大以自爲
熏併計寃以薦竊大都夢寐識未然也雖然貢使毆掠
亦猶之宋人幣矣卒有脫

好克久亦偶然

罪惟錄列傳卷之三十六

外國列傳總論

勝國外凡諸彝真以不治ミ之之先之詔諭閒有閒
者不問即安南篡殺相仍日本詐譎不道不過
去亠ミ
令中書絕之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水後
世不煩動衆乃再傳而輒違祖訓鄭和之遺既已勤遠又
復縱內侍專征有二失焉交南之役摧殘已甚既而坐棄
之遂使後世有狹小前人之恨則不如初之忌之益以成
其大也且奴兒干都司之設亦自成祖我不有彼之不知
而後彼之忤必問也問我而ミミ可有

禍之倚福恩之為仇則明之再傳已非二百十年之後豈人能為之哉果如祖訓雖非東南亦專主守不輕動衆脩文德一語以教百世有餘矣哉曰通貢不如通商故章疏有言緩狎互市経使貿易計亦可以息便夫利之所在人必爭之我採其制而顧之必長思而巧傳其術蓋商行而為欺情勢然也但須監督得其人可以無

外國列傳

朝鮮國

朝鮮、周箕子所封國也、其國南濱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曰京畿、曰忠清、曰慶尚、曰全羅、曰黄海、曰江原、曰平安、曰咸境、設官擧士、畧倣中國。俗柔謹。知文字。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以蹲踞為恭、飲食用俎豆、官吏嫻威儀、常有女戲作蠻声、宴朝使、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秫醞酒。扃堂。未婚者之處。習射。歲以季秋享之。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贓及再嫁書名。三司子孫。不齒。人首無

枕骨、背扁側、産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鷄、貂、納、豹、箕子胥餘既陳洪範、避地于此。從之者五千人。周因封之、後燕自立為王、朝鮮侯亦自王、以兵遂擊燕、秦為遼東外徼、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滿攻王準、準亡入韓、滿遂自王朝鮮。蓋箕子傳世四十餘、乃失國。武帝取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晋并于高句麗、高句麗本扶餘別種、王高連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從鴨綠江東南千餘里、隋封其六世孫為王、煬帝征之、不克、唐嘗州縣其地、置安東都護府、後唐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時或奉

契丹、獻黃帝鍼經。請鬻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疏却之。元太祖時既平契丹、使々之高麗索國贐、王瞰獻國贐、使者返、被賊鴨綠江、于是疑絕不通。元者六載、元太宗時、使撒礼塔往征之、王力竭請和。元置京府縣、以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會班師、瞰乃盡殺元所置達魯花赤、于是高麗苦元兵、無寧歲。至于棄松京、避都江華、元虜高麗男女、亡慮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卒盡壞江華內外城、憲宗崩、世祖方南攻宋、世子倎來與俱至開平而瞰卒、乃命倎歸為王、洪武三年、王顓表賀即位遺符宝郎偰斯報賜封顓為高麗國王。二年、王言有姪女遭陷軍

中帝使中官訪得護送還國賜書諭以持危保國之道奉佛求福之非并賜四書六經通鑑漢書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表稱耽羅國多留蒙古人恐為亂宜詰治不許六年貢馬道亡其二以上東宮者足之上以人臣私交非春秋之義其上東宮者却勿受賜璽書自後毋以浮詐人為使許貢士赴京師會試賜金濤第以不通華言送歸八年諭安南高麗占城毋三年一朝貢物產布十疋足矣其王左則世見十六年來貢以違命却之明年諭守臣絕高麗十八年王顓為權相李仁人所弒顓無子其寵臣辛肫之子禑于

是仁人立禑、明年告哀、貢使義、道殺朝使斌、執主事寔遁、王恐、誅義。籍。其。家。表。告。罪。上。以其賊朝使。詢王顓所以死狀。且諭中書省、責貢金百斤、銀萬兩、馬百疋、細布乙萬疋、所留遼東邊民悉送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仁人懼、明年如數以貢、不敢稱嗣王、曰高麗國王世子禑、而詭云嬰臣洪倫弒顓、仁人誅倫立禑也、已乃諡顓恭愍、封、禑為、高、麗國、王、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李仁入劫、囚、禑、而、立、禑子、昌、為、王、遣使張伯崔泊朝貢、是年、仁人子成桂、復、廢昌、而、立、王、瑤、主、國、事、遣使朝貢、又令其子藇入朝、詔、位、尚、書下尋使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

二十五年成桂囚瑤及其子於其私第自稱國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顓無嗣他人子禑得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阻乃已自知負罪遜位子昌國人弗順更立定昌國院君王瑤瑤復與禑党玄禹宝等潛謀復禑謀害成桂國人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私第念宗親無可嗣者僉以門下侍郎成桂可主國事謹以聞上令禮部移諭聽其自為聲教事隱不問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使使請更國號詔號朝鮮自王建開國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旦復遣使請印誥上覽表惟旦不遜使者言表係鄭集一云鄭摠所撰上盡

却方物索集旦惧送集至京安眞雲南朝鮮國書載旦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為金吾衛上將軍東北南上萬户戮力俾其主矣故易祚而國人聽亡何遼東都指揮諜朝鮮招引安直五百餘人潜渡鴨綠江欲入寇上遣使勑責之旦惧陳謝尋亦遣子入貢而高皇帝終以旦為弑君之臣著祖訓絕之建文初旦老請以子芳遠襲已而旦卒賜謚康獻永樂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犀角及中國書籍東南夷中藥物二年上欲廣屯田于遼東徵牛朝鮮王進牛萬頭每頭酬絹一疋六年世子禔来朝及歸上製詩送之是時

朝鮮納女後宮。得為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
祹襲。芳遠卒、賜謚恭定、宣德初、賜祹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通鑑綱目、五年、祹獻海東青、諭。以非。所。好。勿。獻
州夷、詐
諭、祹、尋、欲遣子弟入學、不。許。
與較。會毛剌容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王祹拒之。白其事。
詔獎答。十年、倭寇朝鮮、來獻俘、景泰元年、祹卒、子珦嗣、珦
卒、賜謚恭順、子弘暐幼、其叔瑈、以襲位請、七年、封瑈為王、
天順初、王瑈擅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遣、使、責、問以禮
科張寧、都督同知武忠往、方閱兵忠。取。兩。弓。並。張。之。皆。折。

仰射鴈應弦落。國人大慴服。尋遣子入學。引咎解兵。既而納建州酋董山叛授山中憲大夫中樞密使上兩詰之皆不承卒得其所授偽制書示之王瑈驚謝成化四年用兵建州王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合攻兀彌府諸寨斬建州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五年瑈卒賜謚惠莊子晄嗣六年晄卒賜謚襄悼晄子病廢其兄子娎嗣屢出。

。卒賜謚康靖正德元年子㦕立㦕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中懌卒賜謚恭僖子峼立未踰年卒賜謚榮靖弟峘立二十五年。命朝鮮貢楮代幣二十六年許其使臣觀郊壇。遊國子監設饌伴以寵之。王請更會典

所載宗系自言其國祖李旦係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為司空新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為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春率成桂避地未還至正辛丑當恭愍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職事成桂寔非仁人子仁人者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頒洗祖訓所載弑逆之謬詔許之三十八年倭犯朝鮮盡殲之獻捷峘卒賜謚恭憲從子昖嗣萬曆二十年倭巨酋行長清正等分道縱兵陷豐德諸郡昖倉皇走成州願內屬詔遣兵部侍郎宋應昌等濟師援王京當是時八道幾失恃內援前後師臣力

聡得返國時太子久不立、崧迎上意自稱次子光海君慧

論曰、檀君者、相傳堯戊辰歲、降神太伯山、樹檀下、國人君之、至今、與箕子、並祀、平壤、箕子傳四十一世至準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前後共祚乙千二百二十餘年、南面最久、古無其比、其後衛公孫高王李、則五易其姓云、其科擧取士、與中國同、定子午卯酉年、初場

試經義論、二場表誥、三場賦策、嘉靖中、使臣任虜臣、係刑書僉判、為言壬午以後狀元、姜崇德、沈光彥、鄭希顏、金忠烈、金希聖、尹鉉、金光胤、盧守慎閔時中、僉梭亦與中國相近。大率無鄉試、止有會試云。

日本國

日本古倭奴國、縮波諸夷、倭奴最大、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也、國主世以王為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俗男子魋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間用履、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薩摩之鸚哥里其民倫禮重為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二千八百房、頗羯殘皆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于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備剽國、分為三、而總屬山城君、

以後豊後獨强、國人服之、愈于山城君、元世祖時、以其不服、將兵十萬征之、風覆舵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皇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諸豪亡命、往往糾集入寇、洪武二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懷、賜之璽書、且曰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惟王圖之、王不省、復寇邊海如故、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語秩曰、昔蒙古輒小國我、使趙良弼、怵我好語、語未既而兵至也、賴天之靈、波濤覆沒、使者、亦趙姓、其後耶、秩為言中國大明天子乃掃清蒙古者、秩也、亦非良弼後、王氣沮、禮秩、遣僧仲猷等八人隨秩奉表稱臣、而掠如故、明年、上遣僧祖闡無逸開

諭之。王復入貢。而掠如故。乃令德慶侯廖永忠、造海船禦之、時日本國中、有持明者、與良懷爭立、不定、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號征夷將軍者、有私貢、上。並却之。移文責王。九年、貢有表文、語謾、復責王。十二年、來貢、又無表文、乃安置使僧于陝西番寺、十四年、王良懷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許之。明年、復來貢。於時、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遣日本云、林賢者、以金吾衛指揮、備倭明州、惟庸陰使人諭賢遣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為盜、獲以為功、事覺、惟庸不浮已、佯奏賢失遠人心。上謫居之倭中。既而惟庸請宥賢、復職、上從之、遂謂惟庸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為用、王遣

僧如瑶等四百人來，又云燭中藏火藥兵器。四百人者皆精鋭也。時惟庸死三年矣。上乃發四百人者雲南守禦，而遣使責王良懷不恭。王答書謾，有云：「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而終以人發殺机，天地反覆數成語。上怒，復安置其使僧番寺，却其貢，而令禮部尚書責問其國王。

答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已居滄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肆侮隣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于人，禍有日矣。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悪其名，改為日本。自漢魏迄唐宋，皆遣使奉貢，無得封爵。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

千數百年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蓋未嘗一及答書事又令禮部與書其征夷將軍但云如瑤陳情飾罪至尊優眷且云足下當無徒汲門忘中國之寬大搆是非于兩端竟未嘗一及獨藏火器事自是著祖訓絕之仍名之曰倭而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以戍二十年置東西防倭衛所隨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堡福建漳泉人為兵戍之歷遣公侯練兵海防永樂初詔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國王源道義者遣人來貢并縛獻犯邊二十餘人上即令其使人治之置甑中蒸死明年賜王冠服文綺金銀

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毋過二百人。尋命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道義為日本國王。并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親製文勒石以志。道義卒。子源義持立、然亦時來寇邊。王不知也。十五年、遣礼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王使人謝罪。十七年、倭以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都督劉榮發伏、出戰、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搗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時指揮同知侯端者、破賊于金山、端負殊力、能一手挽石、狻猊行十、餘步、策馬坊門、交手、擁、楣、以足挾馬、懸之、賊入金山、與巷戰、偶一、鉞墜、

地、所。乘。馬。山。嶼。擬。瑞。賊、驚走。潮退、膠賊十餘艘、大破之。宣德、初來貢、與約舟毋過三、人無過三百、刀鎗毋過三十、八年、源義持卒、賜弔祭、十年、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備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七、即不、如約、守臣、幸、無事、輒請、循、順、要、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輒云後、不為例。後、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飽颺去、宣德末年、海備嚴、貢稍如約、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庫民舍、並見焚灼、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為笑樂、捕孕婦、忖男女、剖視之、以中否為勝負、城野蕭條、過者隕涕、詔以重帥守要地、寇稍息、七年來貢、復寇如

故成化初寇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兵禦之倭立篙沙中懸燈其上朝起之則已來潮去矣成化四年其通事林從傑等三人隨使臣入貢奏係寧波衛人幼被掠為通事乞便道省祭從之成化五年來貢通事閩宗達教誘詭稱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詔詰究主使宗達奉化人曰爺和知覆族其傢籍是年使臣清啓等毆殺市人弘治八年使壽蓂來貢正德六年使宋素卿等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素卿昔故鄞人朱縞變姓名亡入日本國王源義澄悅之至是與族人朱澄耳目為奸利舉賂關璫得賜飛魚服以歸居久之國王為源義植所奪不能制諸

島、諸島競利、則先、貢、益無、專、制、嘉靖二年、其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僧宗設入貢、居數日、素卿設為南海道、海川高國所遣與僧瑞佐仝來、故事凿使至寧波有宴、先至者居上坐。素卿後至。賄市舶太監。先閱其貨。坐上坐。宗設等不平。攻瑞佐殺之。追逐素卿竄慈谿。縱火大掠。指揮劉錦與戰死、宗設奪舟、擄指、揮、袁璡去、久之、鎮巡官、乃捕得素卿、而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等、漂入朝鮮界、朝鮮國王擒之、以献、俱。論。死。繫。獄。四年琉球貢使歸、使轉諭日本國王、捕送宗設及佐謀倡亂者、會琉球使溺水、而國王源義晴、又附琉球來使、為素卿、乞宥、并、請、復、修、貢、献、詔、並釋之、給事中

夏言乃上言禍起于市舶。礼部請。罷。市。舶。者。數。年。而私舶歲至。不即售。輙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不啻千萬。索極則投貴官家。衆人候久不得。頗構難。有所賊殺。貴官家輙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衆人大恨、盤據島中。並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輙歸之。時々寇沿海諸郡矣。至有衣冠失職書生。頗為嚮導。于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袞、稱王海島、二十五年、詔以都御史朱紈兼廵淛福、紈嚴句逮主藏禁。犯者戮不赦。上章揭暴二三貴官家。于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紈。嗾、言官、詆、誣紈、獄、紈憤、仰藥、死、而有功海道柯喬、都指揮盧鏜、皆、論、死、繫、

獄盜益肆先是歙人王直者少任俠好出禁物西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為儈紈禁既嚴諸奸商藉是益負倭饒責直直無所出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為帥引倭結巢衢之雙嶼港侵掠蚕食紈與鏜既連搗敗之許二遁去直收合其餘衆更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為一党直計殺之叩關獻捷以求開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大詬泛米海中益入盜三十一年直主倭人以萬人寇入定海關寇溫破黃巖劫餘姚山陰等處詔提督王忬巡視福淛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明年破其寇溫倭火賊烈港自是淛東西及蘇松淮北

諸、郡、無、不、騷、害、直、更造巨艦、偽、称、徽、王部署葉宗滿、徐惟學、陳東等、為將領、汪汝賢、王澂、為腹心、而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使、尋攻破昌國衛、犯太倉及擊官軍、其有、失、舟者、四、十、人、突至澉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戶百戶七、縣丞一、所傷官兵、則数百不止、倭性勇而戇、每戰赤体舞刀前、不復別生死、闖澉亡人、助之者十六七、大率皆、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内、地、人、寡目不、見、寇、遊轍靡潰、沿海諸郡、僅々保孤城、賊往來聚散如入無人、呉越中、村落市井、故称殷富者、半為丘墟、而柘林川沙窪二處、陳東、寇處、之、矣、于是改忬為巡撫、出盧鏜以

都指揮、俞倭福建、而克寬以副總兵、總督金山、時、倭、留、內、地、三、月、飽、去、而倭酋蕭顯者、失風漂崇明之南沙、方攻圍之、而眾益至、克寬捷滐鈌、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竟坐南、沙、敗、革、職、立、功、以之、蕭顯遁、又明年、忭與克寬等、連敗賊于上海之習家墳、大門墩、採陶港等處、斬首百餘賊、乃北犯通泰、且有漂入青徐之界者、山東遼東大震、已而陷嘉善、犯海寧、襲崇明、掠蘇州松江及崇德、詔以尚書張經總督浙直山東兩廣福建六省、而以李天寵代忭、時參將俞大猷等、敗賊吳淞及新涇橋羅店、而參將許國、陷伏採陶港、潰、溺、死、者、千、人、詔遣故應天巡撫屠大山、黜為民、國

與參將李逢時、皆論死。已而賊犯樂清、黃巖、東陽、永康、分犯松江、嘉興、秀水及湖州、屠嘉善、縣官棄城走。百戶賴榮華死之。三十四年、復犯乍浦、海寧、陷崇德、攻德清、殺把總指揮八人。上切責經、而令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祭海、視師、適田州土官岑猛、妻瓦氏、東蘭等州土官韋世用等、狼兵至、稍有斬獲、文華遂以賊易辦、促戰、連敗、乃劾經、而薦所善御史胡宗憲能、是時徐惟學死、其子海、益以倭合陳東之衆至數萬、宗憲行兵頗能濟以權術、賊至嘉興、則使人載酒、見賊佯棄去、亦皆下鴆賣酒家、賊往往醉不起、總督經連敗之于川沙窪、石塘灣、王江涇、擒斬首千九百八十

有奇自倭難以來為第一捷然劾經略已行而文華引為己捷經竟坐死西市詔以應天巡撫周珫代經則倭犯常熟上虞會稽西歷杭之于潛昌化至于殺縣令及鄉宦極慘文華無以自解復陰言珫病天寵湎酒坐為民詔以楊宜代珫宗憲代天寵賊有從紹興高阜奔突至寧歙流刼績溪徑南陵無阻者賊中有能以手接箭擲地無害逼太平官兵敗之趋南京賊酋紅衣黃蓋者騎而犯太安德門越秣陵關信宿溧水縣趋宜興武進一日夜抵無錫蘇松巡撫曹邦輔大捷楊橋殲之蓋高埠賊始六十七人而已而行數千里流刼數郡入二縣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

二把總。被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于是宗憲合邦輔澍直兵七道會剿、陶宅倭、大敗。失千二百人。而邦輔別捷滸墅。文華乃忌邦輔論劾、謂避難而就易、諂戴罪自効。時指揮王沛捷。碟門。叅將盧鏜、生得真倭八十餘人。斬首三十八。而倭益至、且犯福建之莆田、鎮海鎮東等衛、千户丘環指揮童乾霞死。之。乂之、賊有焚巢出海者、追擊之南勝老鸛嘴。復大敗之于嘉定高橋。時文華讒語歸朝矣、蓋賊先後至。皆王直所遣。將兵者初不知之也。宗憲獨杖直母妻及子寄獄、至是出。而。善。待。之諭生員蔣洲、陳可願、召為招諭国王者。出伺直計招之。至是見直于五島。直騎從

揮霍也曲誘直匕頗以待其家人厚欲降而阻于其下葉宗滿等直有姬少華者金陵倡也故與善歌少年沈郎雁時沈郎亦竄島中聞少華歌竊聽之少華見沈郎相目浹睫陰幸直敗冀與沈郎歸也間語直君謂海中王沉匕可百年哉直心動遂留洲為質而令宗滿及義子王激等隨可願入報計殺賊自贖求開市通貢詔許之而徐海方擁薩洲彝來也一由定海入一由松江入一由海門入各數千人而身擁萬人逼乍浦時宗憲已代揚宜而邦輔被逮倭陷慈谿刼金山殺千戶二人于江中將軍宗礼敗賊崇德之三里橋斬首九百會橋陷礼與鎮撫何衞死之時直

部毛烈。果。反。向擊。海。宗憲縱金、使烈招海。々解、桐、鄉、之圍。海。轉。說。東。々疑未決。會吳淞賊萬餘西蹂、宗憲啗海金帛、共擊吳淞、勝。之。俞大猷邀擊斬首千五百級。海。心。果。附。獨其書記葉麻心異、宗憲又。使。間。海。縛。麻。以。歸。而東終未下也。海有兩侍女翠翹綠珠最、暱、宗憲陰使持簪珥璣翠悅之。日。夜。說。海。縛。東。又令葉麻偽。書。與。東。使。反。兵。殺。海。而。故。泄。之。海。々益感宗憲切。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也。部最強。會文華復以總督尚書出視師、則佯欲擊海者。宗憲為力解之。使縛東以獻。于是宗憲勸海。厚賄薩麻王弟。乞東代為書記。東果之海所、海以上之軍門、復以其眾擊諸倭

有功。然海意尚猶豫、未即至、請于宗憲、得自舍便地、宗憲使海居沈家東莊。而以西莊居東餘黨。中館河為塹。于是。詐。為。書。遺。東。餘。黨。、曰海將盡汝等。以悅官兵。東黨怨伏邏卒伺海。海疑。挾兩侍女。將間道投諸軍門。而為東黨所截。海中稍。衆亂。而宗憲所發名永順諸兵亦至。烈炬焚東莊。斬首千餘級。鹵。面。黑。自。死。者。三。百。餘。蓋宗。憲。所。遺。海。米。有。毒。為。所。中。也。得兩侍女。問海所在。女指河沉處。遂。起。海。斬。其。首。以。歸。則飲至轅門。令翠翹行酒。翠翹歌宛轉悲怨。諸將吏皆憐之。宗憲曰、是說海二東者哉。令再嫁一酋。翠翹悲曰、去。一。酋。又。事。一。酋。妾。不。能。為。投。錢。塘。江。死。而先時

冦自黃浦七丫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遊趨彭溪鎮者。盧鏜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最堅。宗憲合大猷率川貴兵九百人。乘雪焚破之。江。南。倭。盡。矣。詔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三十六年、倭犯江北諸州縣者。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大敗之。賊盡駕舟投洋去。時蔣洲留王直者久。得還諭諸島。倭酋德陽、附舟表貢、而宗滿滶等。入報宗憲者。宗憲待之如布衣交。則陰語直曰、胡公忠信可記也。直乃與洲來。尚嚴衛岑港。不即入。宗憲縱滶歸。直令滶再至。宗。憲。與。連。寢。飲。大。醉。鼾。鼾。寤。凡。諸。前。後。諸。戰。盡。十。餘。遍。悉。

寘之几上夜作窾語曰吾欲生若若故不就宗何激閒窾語又竊見諸戰書皆不行則深喜使其子澄嚙指血寫書于直而決之直乃歸宗憲少華者私出寶玉賂客勸直書散其帳下諸椎兇遂與沈郎六去宗憲益好慰直令繫獄待命時江南洶洶言宗憲大得夷金且活直宗憲懼遂易疏唯上裁詔梟示直宗滿汝賢發戍邊加宗憲太子太保叙子錦衣千戶餘迁賞有差而毛烈者聞直不果赦怒與諸夷奮殺夏正焚舟山觀以德陽去竄入閩首尾巢閩中者七八歲連犯吳越所破滅城十餘掠子女財帛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食橫賞賜乾

没入帑中者費以巨萬而福建巡撫都御史阮鶚至以庫
銀数萬絹数百遣舟六艘買之去而毛烈竟移衆南澳山造
室而居無所不侵突至流刼湖州大率掠行人索贖至四
十二年副総兵戚継光與総兵劉顯俞大猷来攻閩中倭
大破之平海衛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亡算
継所掠男女二千餘人継光復追斬賊千餘級報劾副総
兵湯克寛復擒斬二千餘級至四十四年連敗之通州及
三沙倭寇絶及至萬暦二十年関白平秀吉起人奴雄六
十六州寇朝鮮釜山與日本馬島對峙往来互市通婚媾
捀遣巨酋行長請而義智與伕僧藥玄宗逸等疾渡破慶

尚道、掠開城、分陷豐德、執王太、逼釜山、復據平定、走王李
昖公于義州、八道几盡沒、詔以侍郎宋應昌為遼東經畧、而
李松為征東提督、樞臣石星、募得遊客沈惟敬、與游擊啣
入倭行間、歸云行長願退平壤以西、畫大同江為界、提督
松不听、進師平壤大捷○倭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死于火○督
叅將查大受等、復捷江南○李如栢奪開城、前後得級乙千
八百○四道○復○王昖歸平壤、提督松輕進、逼王京、敗績碧歸
館、退保開城、詔刘綎陳璘、水陸濟師、與援叅將大受、復盡
焚倭○龍山○倉倭之○食○監軍職方司袁黃、請用惟敬議疑、而
封貢之說起、令游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果棄王京遁

築屯釜山為長久計王𦖁還王京益多防戍于是沈惟敬以倭酋小西飛入朝就欵而倭復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提督乃令扼南原咽喉而分守南陽陝州科臣張輔言倭無故請欵勿墮其計宜專勦局遼鎮都御史趙燿亦言欵貢不可輕許已而倭從釜山移營西生浦送還王子陪臣于是樞臣石星一意主欵許封不許貢二十二年惟敬復入倭議惟敬在倭云和親入朝則云和好親容言官何喬遠林材唐一鵬等忠請罷封會朝鮮疏請許貢保國上以初言官為阻撓封貢詔小西飛入朝面決一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勿犯朝鮮永無異意 以勳衛李宗城充 正使副

以指揮楊方亨、同惟敬往、明年、礼臣議日本原有王、未審存沒、閑白、宜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不聽、上竟許平秀吉為日本國王、給金印、而行長准都督僉事等官時傳日本王現入山城、有文祿三年之曆、而小西飛云王為信所弒、都御史李化龍、遂有六可疑。三可慮之疏。报聞、二十四年、封使方抵釜山、而惟敬先往、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皮、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獻秀吉、私娶阿里馬女、正使宗城詣馬島、或言倭情不善、宗城懼夜奔印、勅遺、詔逮、就訊、改方亨正使、而惟敬副之、二十五年、惟敬所携謝表不恭、而釜山之倭尚逼王京、于是復議東征

經略邢玠知惟敬為倭向導縛之而大發卒困倭島山、已敗績、明年、檄水陸各師、四路相机進勦、復不利、會倭秀吉死、倭意解、遂北、虜捷、秀吉且死、令原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秀賴、時蕭景勝亂、家康起兵誅之、併敗輝元、專國政、而以孫女妻秀賴、家康死、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于大板、止給廩食、及明末、魯藩立、八閩以鄭芝龍妻為日本所自出、使人乞兵日本、且許諸繼閩芝龍、反、唐怒曰、幾為鄭一老所賣、魯藩保舟山、命周藩安昌王賚牛驢等控日本、抵長吉島、通源將軍、將軍以魯王諸御非兩榜、輕不信、既而諸生淩士弘、馮

京第從奉咸爾虎黃斌卿血書以往適西洋失凡三舟抵日本然司馬者以為獻至提兵禦之見所為血書曰御提西洋可赴汝士弘等既歸以之復往源將軍不為發兵而而以諭軍卿舟山又得從諸商分稅數萬金益餉舟山敗北兵欲款芝龍子成功而希功者請戰成功毋死常以金鑄毋像目朝之希功者潛襲其寨攫金毋及真珠慮去成功怒乃連年發兵擾海上不息

論曰蜻蜓自愧其為倭以倭絕之可以無後擾邊之患蓋自元世祖時喪師駝海彼乃啓志既以羅帝而和舶猶通世廟時數十年楊波不休職此之由然則神廟中

困一閱白。徒多事。使非其國內亂。且移禍也。六可疑。三可慮。胡克再不聞我。

琉球國 會昆邪

琉球（一曰瑠球又曰流虬）所轄古來太平瑪瑙七島、自福建梅花所利船七晝夜可至、唐宋以前、不通中國、隋元常以兵虜其男女、歸來不至、呼其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隋兵再虜其男女五千人、元招諭不從、元貞中平章高興、撒別將虜其民百三十、國分三、王中山王察度、山旦南王承察渡、山北王怕尤芝（一曰尼芝）立朝命名。皆以漢字。蓋其地初亦就教中國。習知之。洪武初、使行人楊載詔其國。賜三王印與皮弁冠。已而三王互相攻。詔為平之。歷朝貢、二十一年、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居其地。中山王遣

世子及國相子來就國學又有女師生姑魯妹二人者亦來就學上賜賚視中國儒生有加已而世子國相子與雲南生非議詔書上怒皆治罪死尋賜閩舟工三十六戶便來往察度三傳至尚巴志而承察渡卒無子永樂中封其從弟汪應祖琪山南王事九年來貢長史程復乞陞同官王茂國相兼長史而自言故中國饒州人今八十一老乞致仕還鄉許之其後山北山南皆爲中山臣尚思達所并巴志卒尚忠嗣正統中商船漂廣東巡戍欲戮之以冒功海道韋格不許奏還其貲再傳金福卒景泰中弟布里與子志魯爭立失其印次弟泰久馳奏詔給泰久印嗣王又

再傳尚圓、成化十一年、貢使迯至閩、恣殺掠、詔閩歲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傳子眞、以官生蔡賓等五人、肄業南雍。歲以觀光館。歷五年乞歸省、報可。嘉靖二年、使往暹羅失風閩界、為我所獲、會日本使搆寧紹、上恐互相間、命轉發浙江會勘、尋復令其使正議大夫鄭繩、賚勅書、轉諭日本捕治逋誅宗設等、眞卒、子清嗣。王乞留詔勅鎮國。如安南。許之。十九年、長史梁梓來朝貢。請續造海船四號、詔無違例、二十一年、漳人陳貴與潮陽海舶爭利、譁琉球、琉球械送貴、福建誣以為寇、上治以通番律、諭王無輕與中國人互市。明年復。令官生。梁炫等四人。學南雍。初閩人蔡璟撥

賜琉球其孫廷會充貢使至與給事中黃宗概親隨遍饋謁事覺下詔獄上念貢使姑草賞行勘會倭寇浙直敗還世子元發兵邀擊得金坤等六人獻捷上嘉其忠賚金幣三傳寅為薩摩州倭所鹵已而得反時貢物襍倭產礼部侍郎翁正春以為宜示不絕之絕雖本國所產攸解餘携歸四十四年通事蔡廛報倭戰船五百號脅取其東番急求救不果萬曆中議琉球奉使礼部侍郎李廷机以為夷官請命于京師使臣即海上可以集事不必冒死宗外夷論者謂得大体云其地海氣蒸溽鮮霜雪多颶風暴雨國人深目長鼻結髻頂右其有職者插一金簪三十六姓後

髻結頂。幟當好潔、並用色布纏首、黃最貴。紅次之。青綠又次之。白斯下矣。王兼用五色。廣袖寬博、制如道服、腰大帶布。亦如纏首布之色。分貴賤。以五色陶珠為簾、亦以為盖。大團扇。集鳥羽為之。其民人並縞素、無木棉、星多茅覆、間以陶、無貴賤皆草履。脫入室。肅便客。則具冠履。婦人、以墨、黥手、刺面、為花卉、鳥獸狀、髻肖童子總角、不施簪珥粉黛、工麻縷富室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幕、之背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下裳如裙、倍其幅多褶。長覆其足。凡有出入。戴箬笠。坐馬。女僕三四從之。地不產鉄、甕用螺殼、亦無農器、削木為之。得異味。先薦尊者。居喪數月不肉食。以

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附、草、纏、以、帛、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山穴。賦法稍倣古井田。有事始均稅。事已即罷。刑甚峻。犯盜竊、剝膚劓刖、職官尊者三法司即國相。率王毋舅妻父任之。其次有察度官、司刑名。有耳目官、資頓問。有過闌哪霸官、理錢穀。皆武職大夫。以上世及所轄地為姓名。長史主封貢。不與政事。及通事為文官。以通中國書。乃閩三十六姓之後為之。今僅存七姓矣。七姓男不為國僭。女不為王妃。言語衣服無別。上以椎結。居中者。七姓居右。者。本。彝也。王曰三朝、搓手膜拜。俗稱王曰敖、那、妃曰扎喇。王宮建山之巔、國門榜以歡會。府榜漏刻。殿榜奉神。永

樂閒常命使為蓋宮殿頗閎敞然以板代瓦尚朴素不致
雕鏤亦信堪輿家言曰南向後改西向冊封錫以皮弁玉
圭麟袍犀帶視二品秩東去三百里為葉碧山又東即日
本販鬻率女僧市初用海巴後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
鵞眼綖環信鬼巫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為神尸率
三五百人白日呼嘯音節悽惋其魁號女君王宮藏佛經
千卷儒書有四書無五經以杜律虞註為經文弱多學詩
祭神乘土田砂礫棘藝鹵莽王與臣民分土為祿食不交
征山無虎宴會亦有歌舞諳漢字奉正朔酒以米漬水越
宿婦人口嚼手搓以取汁曰米奇閒來自暹羅易醉凡殺

粧不血刃以水洇而火其毛。武宗常賜玉杯。每出為壽。除陪臣子、及俊秀凡學書及習武、以日本為師、進退節以金鼓甲用皮草、亐楯長、如指揞、射則樹地以兩手擎之可二百步好鬪殺人、度不、免、自、屠、從長樂广石出海望、小山浮空為小琉、球、南為東番、盛、聚落、而無君、長又東隅有㚒島語鬼形、袒裸時雖、或云即鬼舍那国。

論曰、國初來就國學、憲廟以後、每肄業南雍、頗奉儒禪與朝鮮略彷彿、乃以日本為師、則何也、若夫生姑嫂妹以女師而近覩光大、成至於不二其夫稱女君較中國內政益脩矣。

和蘭國

和蘭國即紅夷俗稱紅毛番與佛郎機接壤時搶行爪哇大泥間及閩佛郎机據呂宋互市濠鏡心豔之萬曆中忽駕船稱和蘭欲通貢澳夷共拒之移叩閩上人李錦久客大泥與和蘭習說其酋麻韋郎曰請無彭湖嶼而守之逼漳賂璫而采可得志于是于彭湖伐木築廠而錦先入漳為導當事繫錦令諭夷還自贖而璫采竟與夷盟會材官沈有容出諭夷語中款且跪請聲勒夷逡巡去詔大泥國移檄和蘭無為細人所誤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舟長三十丈五桅凡三層四置銅銃大者長二丈餘一發可洞

石城、舵後置銅盤徑數尺、稱焰、海鏡、性柔、不迷、奉天主教。役使烏鬼。行巨浪中。如坦道。不習戰、已因中國驅逐始募日本人為先鋒。其砲用法踞于佛郎機。萬曆中、官閩廣者進紅夷砲為式。比舊制絕殊。中國遂恃此為戰具而不尚弓矢。崇禎初、劉香與閩海紅夷挾大艘巴杳、突入中左、焚我戰船、官兵多死者、巡撫鄒維璉力拒卻之。明季、國姓爺成功以舟師入。攻臺灣。臺灣者、自鹿耳深入、和蘭曾棄一城。以其人守之。凡通貢雖此候命。成功既入稱。爲東寧。又稱明京。以候桂。桂主不祿。改名東寧。別有傳。

論曰、以和蘭之屬地。存桂年。故附傳之。在荒服。

占城國

占城古曰占不勞國在古越裳界南達真臘北連交趾自閩長樂五虎門十日可達周時重譯獻白雉秦象郡林邑縣地漢併南越屬日南郡境有金山夜嘗飛金如螢鑄金人大暇十圍故其俗以金為市宋淳熙中真臘人主之故又名其國曰占臘即釋典所謂王舍城也元至元中內附封占城郡王其民率以漁為業火耕種獷悍果於戰鬬深目昂鼻髮卷色黑貴女賤男尚釋教王腦後髻結散被吉貝冠三山金花冠纓絡為飾以白氎布纏胸垂足膝圍色帨跣足或躡草履出乘象或黃犢車其臣茭葉冠撮髮為

結。散去為髻。民居茅茨。簷宇法不得高過三尺。民服犯白死。氣常煖、草木不凋、殺牛祭鬼、元旦驅象出郊。名逐邪。市用金銀。釀酒甕中。繞甕通竹咂之。王。居。鑄。金。商、忌。之。居。甍。瓶。瓦。雕。鏤。獸。畜。王歲時以人膽為酒飲之、又以浴、凡主國三十年。棄為僧。入山坐虎狼中。自。懺。令子侄攝位、居一歲亡恙。即復出為王。國人呼王為昔黎馬哈剌、歲無閏、但以十二月為一年。其漏鼓十更。冬至之十一月望日。嫁娶以八月。好晏起、肉魚非腐不食、刑有枷鎖、截鼻斷手、小過鞭籐杖、當死者樹縶之、以梭槍舂其喉、殊之、奸犯男女炮面、罪甚。令坐尖木、自便出口、漾中流示衆。若故殺劫殺。令象

蹋之。或皺鼻捲撲。象知人意。輕重不等。槌蕉羊皮以代紙。削細竹為筆。蘸灰書之。書如蚯蚓。國有屍致魚、亦曰屍頭蠻。婦人也。目無瞳子。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矢。氣侵兒腹。兒輒死。頭返。合體。如故。或移其體他處。不得合。亦死。民有此婦。不報者不赦。山產伽藍香甚美。觀音竹黑色、一寸二三節。又產降真香、烏木、犀牛、如水牛狀、無毛黑色、生鱗甲紋、癩皮、一角、生鼻梁之中、馬低小、雞足廿五分、樹有波羅蜜甚甘、又有鱷魚潭、訟不決者。各騎水牛過此潭、理屈者必為魚所食。不爽。野牛成群、見衣青人前觸死。國人護首偶觸首。比殺。入佔。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等詔諭其國、

王阿荅阿者。已先遣使蒲旦麻都及虎都重、貢虎象、且言安南逼侵、隨遣諭平之。封阿荅阿者為占城王、賜銀印塗金、及大統曆。以其通文字。頒科舉詔。令貢士赴京師。四年、遣荅班爪卜農來、請兵器樂器、及樂人、意使安南知其歸命本朝。勿侵。上曰、兩國互爭。獨與尔兵。是助攻也。樂律故同。華彛音異。可擇國中通華言者來肄習之。八年、以其貢使挈行商、多譎、著祖訓沮遏之。十二年、王與安南戰不利、復諭慰之、十四年、阿荅阿者、為其臣門閣勝所弑、自立、上悪其篡、絶不通。永樂元年、其王占巴的剌、遣使來貢、告即位、乞諭安南勿侵。許之。四年、上征安南。出兵助戰。明年、復

安南所侵地、獻俘、七年、命鄭和出賜、王擁五百餘人、執鎗

及鏵皮鼓牌、槌鼓吹、椰殼筒、膝行。蒲。伏。以。迎。十一年、遣其

孫舍阿那沙入貢、是冬兵部尚書陳洽言王雖助攻季犛、

實懷兩端、至化州大掠、資季犛餘黨戰象、季犛亦遺美女、

王復侵奪升華府所隸州縣、其罪著安南、上曰安南方靖。

勅諭而已。自是歲一貢、宣德七年暹邏貢使被拘來愬詔

還所留暹邏人及我軍往西洋未歸者、正統六年、立其嗣

王摩賁自是三年一貢為令、成化七年、王槃羅茶全被安

南所虜卒、弟槃羅茶悅攝國事、詔賚印封為王。適又為所

虜、使者還、未幾安南歸所掠占城地、凡三千五百餘里、徙

居赤坎邦都郎，以避安南。二十年，遣給事中馮義等，封齊亞麻勿庵為王。使未至而卒。其臣提婆苦者，受安南偽命為王。義誤以為真，即以詔印授提婆苦。義歸海上卒。齊亞麻勿庵之弟古來者，恨提婆苦，起兵攻之。安南乘勢舉兵壓境，欲生擒提婆苦。古來懼，率妃孫及部落千餘，來請封。于是追治誤封義罪。更封古來為王。安南必以提婆苦當詞紀質兩廣都御史屠滽，直古來。致崖州受朝命。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乞封，不言父卒。給事中任良弼以為國王立。何立不係朝。近詰不封也。大率無事廢朝。自立有事假國命為重。宜予勅別詰責安南。還其侵地。從之。正德八年，

遣給事中李貫、封沙日底齊為王。貫等即其境俾入、以無通事諸人為解、致命、其使、而歸、嘉靖三十一年、使再至其國界靈山、七座對文藤杖、往來販舶、必、此、樵、汲、又崑崙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西洋販舶、必順颸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州、下怕崑崙、此山無所產、人大食。蹲。穴。巢。樹而已。

論曰、詔以其通文字、賜大統曆、許貢赴京師科舉、雖不果貢。然能求樂器及樂人。其國亦似可化。而世為安南所苦。斯弱不足慮也。

真臘國

真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隋始通中國姓剎利氏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南近海為水真臘北多山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有聚落六十餘慶元中破占城為屬國遂號占臘又有參半真里登流蒲甘等國皆屬真臘其國自號曰甘孛智後訛為甘破蔗閩人賈其國則方言曰柬埔寨也自占城抵真蒲即其境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吉郎表獻方物賜明曆文綺王死參合其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賜銀印黃金塗二十年王正黎列保昆耶甘谷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香六

萬勳、永樂初告、即位、御史尹綬報之、圖山海所經以歸。景泰二年來貢、賜王及妃文綺景泰以後、不常至地、通印度、其俗謹於奉佛、尚華侈、東向為上。右手為潔。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以香藥塗身。皆奉佛、文書以鹿皮染黑。用粉畫之。法有刖劓刺配、犯盜者則斷手足。擬中國人。以抵中國人。擬之。可贖也。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林、出入擁劍、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為歲首。閏悉用九、夜分四更、候煖不識霜雪、俗稱儒為班詰。僧為苧始。道為八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

從此入仕為清貫。倩暹婦蚕織、

論曰、尊中國。通天文。扶南猶可教。其占城之曲歟。

暹羅國

暹邏國、在南海中、古赤土地、北連交趾、自占城西南、七晝夜可至、後漢赤眉遺種、本暹與羅斛二國、元至正間、暹斛降暹、併稱暹羅、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即古婆羅刹、土平衍多獲、暹仰給焉、剪髮穿耳、既而繚腰及髁、前後珍寶之國也、地週千里、外山崎嶇、內地潮熱、氣候不正、有西塔、始造時、值鄭和至、削其合尖。後屢合之。不能尖也。王所居宮、用黃金瓮、帽金帽、若白抹首、爾周、手、身、以受明封、平時腰束嵌綵帨、獨不剪髮、出跨象、或乘肩輿、張盖、茭葦葉為之、臣民望見王、合掌、傴僂、捫王足三、乃自捫首三、謂之頂上恩、

用周正。蝦蟇生則拜月。曰、毋使食也。教用釋經、字皆橫書。家及百金。即以其半施佛。大刑烹鋸、男子決于婦人。謂其多智。妻有私、則置酒飲其所私、曰妻美中人觀也。工刺繡織紝、率為樓居、貫檳榔片為板、籐羅之、亦削檳榔之幹為鏁、以吳牛之革為盾、有藥鏃、習水戰。大將俱用聖鐵。象刀知不能入。聖鐵者腦骨也。行錢用貝、否國必大疫。男陽過、破之、嵌錫銖十數顆。國有嵌鍱業人任呼也。其富貴者範金為空珠、中藏砂子、行則扱扱有聲。不嵌珠人賤之矣。婚則群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喜、紅貼男額上、稱利市。然後婚。貴人死、則以水銀灌其屍葬之。其下暴屍海次、飽群

烏棄骨於海、云烏葬。醸林為酒、甲諸夷、稱暹酒、國西南百里有上水鎮、番貨所聚、紅馬厮肯的石、在紅雅姑肩下、明淨如石榴子、最奇。產白象獅子、猫向鼠、六脚龜、及黃連羅褐速香、洪武四年、大理寺卿聞良輔、持詔其國、王參烈昭毘牙、遣奈思俚儕剌識悉替奉貢、賜大統曆、王懦廢、從父參烈寶毘牙思哩哆囉祿代立、九年、遣子昭祿群膺哆囉諦剌修世見、賜暹羅國王印、以之、予昭祿群膺立、勅之曰、朕即位以來。使命周于四外。凡諸君長履境者三十六。声聞者三十一。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唯暹入中華最近、亦唯暹最好禮守德。朕甚嘉之。永樂初、王與琉球通好、

漂閩、被籍、詔廩而遣之、十三年王卒、子三賴波摩扎剌的
賴立、數侵陵滿剌加國、滿剌加以告、剌解之。十五年、遣奈
必表貢乞量衡式、賜古今列女傳、金綺、量衡、今淮三年一
朝貢、宣德中稍減賜物、著為令、正德二年、王悉里麻哈賴、
九年、王谷戎有替下、十一年、王思利波羅麻悉智剌、貢使
未嘗絕、時譯夷字無識者、大學士梁儲、請留來彝一二人
在館肄習。從之。汀人謝文彬者、嘗販鹽失風至其國、遂学
官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也、偕來貿易下吏、嘉靖中、王勃
略坤息利尤池、釆遣使貢白象、象中道死、使者取象牙鑲
以金石珍寶、留貯白象尾為證、上之、隆慶初、東蠻牛求婚

暹羅、不與、東蠻牛悉、起兵圍暹羅、破之、王自經死、國其世子及中朝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求印、詔與之。萬曆初、王起兵復仇、東蠻牛買遁、暹羅遂移軍攻降真臘、雄海外、七年來貢、二十二年、緬酋雍罕等、從蠻莫遁歸暹羅、巷甲趨之、俘斬數萬、緬勢遂衰、

論曰、好禮守德以教暹世世也、安得諸聖鍾。入中國畏身以懷不庭。

哈烈國俺都淮八剌黑魯迷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嘗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永樂七年、頭目歷賚朝貢、正統二年、使哈只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壘石為屋、墻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金床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氈帳、以雨少故、上下互呼名。雖王亦然。相見少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為禮、致意于人、則云撒盤、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交易用銀錢、匕三等、無正朔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為量、稅

十二國用資馬男髡首衣尚白喪易青爲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煖磁器最精產巴旦杏鎖伏花鐵金銀珊瑚琥珀水銀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堅白鹽可爲器宜蚕執綺過中國男女潰亂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寡爭訟好施予而屬俺都淮去哈烈千三百里平曠無險地沃人繁八剌黑八一名黑在俺都淮東北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魯迷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中一再入貢禮部尚書席書奏魯迷不載王會真贗莫辨宜善遣之五年復貢獅子犀牛留爇巽五人飼內府定五年一

貢、十餘人、三十二年、北虜犯甘州、總兵楊信、以土官百戶馬能言、令魯迷諸國、貢使九十餘人、前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死焉。詔罪信、棺殮返死者歸國、仍優諭其王、

論曰、西夷死國九人。其還也、聚生徒、講習經義、乃有此。

土魯番國 黑婁 猛澤

土魯番、一名土亦番 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相傳為縣治、又云古車師國云、候煖少霜雪、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還言城西北百里、有靈山、俗云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山行二十餘里、石理紛如毛髮、或云羅漢洗頭薙髮處也。又五六里、崖石白、似輕脆不可握、或云此羅漢遺蛻也。又東石笋如手、壁起、瑩潔可覌、或云辟支佛涅槃處也。四面峻壑窮峯。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產金剛鑽、梧桐、鹻、柳青、撒哈剌、禪衣等物、甘肅大抵無北鹵

患專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猾、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成化弘治間、擾我西鄙、虜哈密王及金印去、事在哈密傳、嘉靖十一年、速檀滿速兒等來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四千人、内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長、宜答勅亦称王、禮官夏言議、西域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絶少、至嘉靖初、天方漸增至六七王。魯番至十一二王。撒馬兒罕至二十七王。今則天方二十七王、土魯番十五王、撒馬兒罕竟至五十三王、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自地面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

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從遠夷計亦左矣、上從言匕當是時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遣使求貢、火者阿力克等八百七十四人、詔居之甘州嘉靖末、沙速檀潛掠北鹵、中流矢死、弟馬速嗣、來貢、隆慶中、馬速死、馬黑麻嗣、一姓四使、詔附于烏里麻使中、而與土魯番世好者、為黑婁、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色、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來貢、又盤澤去土魯番三千餘里、自黑的兒火者稱王、既死、

土菌之强者鑿之、不得詳、地産石塩、可為器、以盛肉食可不塩、

論曰、處七十五王如處言議差合信佛法而狡奸

于闐國 火州 魯陳 哈失哈力

于闐在葱嶺北二百里、其國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建武中、莎車王賢攻并于闐、于闐將休莫霸自立、尋滅莎車、梁天監中、獻玻羅婆步障、隋大業率朝貢、其王以王為姓、唐貞觀中、朝貢不絶、王姓尉遲、上元初、以其地為毘沙都督、安史亂、不復至、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入貢受封為大寶于闐國王、宋末南遷、朝貢不絶、嘉祐中、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永樂六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十二年、陳誠奉使其國、上主微弱、被侵、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稍有城邑、

餘皆荒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殺、始得休息、漸就富饒、人機巧、以木為筆、好浮屠法、習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其山葱嶺為大河分為三、有白玉綠玉黑玉之別、每歲秋見月光盛處。索玉必得。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產胡錦雙峯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蕊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貢使每來必携一寶鐺、云涉。流。沙。必。挈。水。行。是。鐺。投。水。必。沸。而火州自嘉峪陸行、一月可至、去土魯番百里、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漢元帝時、以其地高厰、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闞伯周

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棲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朝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八國、朝號火州、山色如火、故名、東有柳陳、隸之、風物蕭條、民居僧堂居半、明初仍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永樂七年、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剌、俱遣使貢馬及玉璞、至今朝貢不絕。俗信佛法、好騎射、時節潑水為戲、柳陳一名魯陳、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且迷亡。桑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

沙河、有火焰山、山色如火、氣候和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及畏兀兒、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結、婦人蒙皂巾、垂髻于額、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即阿力馬力、

論曰、成祖時、帰王恃遠、于闐之得休息、誰賜也、

赤斤蒙古 附安定曲先罕東罕東左沙州罕

赤斤蒙古、嘉峪關外七衛之一也、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酒泉燉煌二郡、唐末沒于土蕃、宋入西夏、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朮之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所以為千戶、尋陞所為衛、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詔諭塔力尼、明年擒老的罕來獻○優勞之進同知○卒子且加失旺嗣、累陞都督僉事、其指揮革古者、西掠沙州、勅令改圖、已請建寺白城山、不○許○時瓦剌也先、要婚赤斤、且加失旺卒子阿速懼、請內避、不○許○遂陰與瓦剌市、至受平章等秩、哈密使者嘗道赤

斤為部酋刼掠阿速不能戰我兵捕首思㦸京師景泰中
也先以書誘脅不從自是朝貢不絕後以土魯番逼東徙
肅州境種人散走衛遂墟嘉靖中兵部尚書王瓊議撫屬
蕃以鎖南東襲戎朝貢安定廼韃別部也地廣袤千里無
城郭其俗馬乳釀酒氊帳為廬洪武七年安定王卜烟帖
木兒遣使朝貢分其酋長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賜
銀印仍称安定王永樂中設安定阿端二衛王為曲先所
攻殺部落潰散十一年其孫亦攀丹復故封已中使往西
域道死于賊亡為安定曲先豪酋都指揮李英擊安定俘
斬千餘曲先遁去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貢竹領真為國師

給誥命銀印是後王與國師並入貢而國師外復有禪師正統中詔還其國成化中為土魯番所殘破遂服屬之弘治中詭稱忠順王近裔以姪陝巴襲有哈密正德七年北虜亦卜剌破安定奪其誥印嘉靖中求國師藏卜答巴等襲指揮職領其衆而安定王苗系無傳曲先者永樂四年所設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宣德初平其叛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又掠西域貢使都督史昭討之進馬贖罪尋為安定所鹵詔安定遣還復業成化後被侵走匿烏思藏或依洮州嘉靖中擁帳三千與罕東衛帖木哥土巴等來歸曲先故地盡失矣而罕東者洪武末涼國公藍玉

追捕寇、至罕東、將佐諫勿入、不听、縱兵阿真川、土酋哈昝遁去、不見鹵而還、三十年入貢、後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尋進酋長鎖南吉剌思為指揮使、其兄吝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匕為指揮僉事、歲貢不絕、成化後、土蕃迭入哈密、二衛弱不能支、頗流散、後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沙州古燉煌地、唐末陷西戎、張義潮以州歸、為歸義節度使、梁後曹姓代立、迄宋朝貢、永樂二年立衛、正統中、都督喃哥以困乏、剌率部來歸。衛遂廢、或曰。二罕東、皆在沙州阿端火、沒、不知其處。

論曰、赤斤為屬比三衛、尋盡棄、東西失散、邊多事矣、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于此、洪武二十四年、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使貢玉璞。且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為北鹵鬼力赤毒死。願率兵討之。上嘉勅、與哈密嗣王脫脫、相睦、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剌、來言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花、遣貢玉璞駝馬。自是入貢不絶。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氊罽、寒暑坐卧於地、其王戴小罩剌、簪鵝翎、削髮貫耳、地多霜雪、深山

大谷、六月氷澌、俗獷戾、服用汚穢、上下無紀律、產雌黄、胡粉、馬駝、犛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氎布、

論曰此等國無定處亦無定名

蘇門答剌國 附那孤兒黎南浡里

蘇門答剌、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宋之須文達那、西洋要會也。其西有蘇隣國、摩尼佛生焉。其地東南大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代三國。自滿剌加西南、順風五晝夜可至。氣候常熱、如夏、風俗淳厚、與滿剌加同。市用金錫錢、金錢曰那底兒、山不生草木、土石皆焦、惟生旱稻二收、無麥、產胡椒、芭蕉子、葵吉柿、波羅蜜、賭尔烏、俺拔、黑羊、無白者。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口最險、船常溺。太祖有天下、以其教門上擬國號、禁除之。王遣使表貢、請改國名。詔以為蘇門答剌。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遣阿里朝貢。詔封酋

長為國王五年再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鎖
丹罕難阿必鎮幼王妻號于國曰誰復此仇吾以為夫國
中有漁父者起兵殺花面王匕妻曰夫我遂尊漁父為老
王七年遣其臣阿里表貢久之故王子長陰與部曲謀殺
漁父而漁父之子蘇幹剌利一日者復起兵陷山為父報仇
合鄭和入海賜諸番蘇幹剌怨朝賜僅及鎖丹罕難阿必
鎮領衆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剌走追至南渤國并
獲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表貢九年使弟哈利
之漢來貢麒麟礼部尚書胡濙請表賀不許王弟卒京師
贈之鴻臚寺少卿治喪葬給守塚十年請封其子為王其

後、再、易姓萬曆中為國王者、國中之大酋奴也。奴為其大酋牧象。象肥。大酋喜。使主魚。輒上魚大酋。而不以充饌。大酋益喜。時大酋入見王甚恭。奴曰、主不欲之乎。欲之。王矣。因促謀大酋上殿。與王密言事。屏左右。奴直入刺殺王。大呼吾主王矣。大酋故掌兵。無敢與大酋難者。或偶語。兵輒收之。大酋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大酋。而自為王。東有黎代、部三千餘家、自推一人為王、屬蘇門荅刺所轄、又東有故隣國、默伽國、故隣人、黑、如漆、花面、即、那、孤兒國。止千餘家、地宜稻禾、風俗淳厚、男、子、皆以墨、刺、面、為、花、獸之狀。猱頭裸体、单布圍腰、婦女圍色布、披手

巾、椎髻腦後、不奪不盜、上下自耕而食、地產香味青蓮、花
近布、境內一山、產硫黃、常貢方物、界近南巫里洋、有龍涎
寺、每至春間、群龍來集于此。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挐駕獨
木舟。登寺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一手
楫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
而成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貨于蘇
門答剌之市、一斤該金錢乙百九十二、准中國銅錢九千、
嘉靖三十四年、購不得、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得十
一兩、以為非真、更得六七兩、黑白殊色、黑者浮水、白者浮
之山也、益價每兩百金、其用入香、能歛腦麝數十年不解、

有三品、曰沉水、曰檖沙、曰魚食、而魚食又有二、與先食涎、蠔海花而死、吐沫為佳、糞則下耳、去龍涎寺西北五晝夜、海中大小七門、門門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浴水、被竊其衣、去、誓曰、後此有衣者、必潰其体。于是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有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無米穀、食魚蝦及芭蕉椰而已。南浡图、在蘇門答剌正西、舟三晝夜可至、亦止千餘家、主與居民率回回人、所首止降真香、西北有太平領峻山、又半程為帽山、山西即西洋大海、名那沒黎洋、番船往來、俱望此山為的、山麓淺水生珊瑚樹、長可三尺、根有二丈梅指根色黑、帽山居民不過二三十家、

論曰、彌勒生而為明、摩尼生而亦為明、以相扶而傳其一、以相疑而禁其一、

爪哇國 附蘇吉丹 丁机宜 重迦羅 膊里 日羅夏治 合貓里 吉里地悶

爪哇、唐訶陵國也、古曰闍婆、一曰蒲家龍、今稱下港、舊傳鬼子魔王、青面紅身赤髮、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適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推之為王、遂驅罔象、生齒繁、為其國南瀕海、北真臘、其屬舊有蘇吉丹、打板、網底、勿及加留把、丁机宜諸國、而三佛齊亦羈事之、王所居處、名滿者伯夷、太祖即位、詔諭其國、還其使元之未歸者、三年、王昔里八達剌遣使的占必表貢、納元所授宣敕、王死、子八達那務立、九年、三佛齊請封、使者假道爪哇、爪哇以其二事、遠殺我使、十三年、遣使阿烈彝烈時表貢獻黑奴三百、上切責

之、絕其後、献、是時其國已分為二王、永樂二年、其國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都馬板、亦遣使一再入賀、其旁近膝里、日羅夏治、合猫里、三小國、亦附之來、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詭言立其子、明使者之在東王城、見殺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亞烈加恩謝罪○責償黃金六萬兩○已而不如數○赦不問○自是使者常不絕、其王為楊惟西沙、云宣德後、久不至、正統三年、使臣西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後至、西烈八諦、其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皆漳州人、乞省故里○詔許之○三年、王巴剌武、乞傘蓋、蟒衣、與之○爪哇人黝面、髮跣、腥食、咬蛇、蟻、虫、蚓、至與犬同卧、噉、不

檝也、生子一歲、佩之七首、名曰不剌頭、殺人者逃匿踰三日即不復抵罪、歲有竹鎗會、王令其妻坐塔干車、身亦一車隨後、至會所、凡會者、各携其妻對列、執寔心竹鎗交三合、各妻持三尺木棍格之、曰那剌、或一不勝、死其勝者與一金錢、死者家、而死者之妻、隨勝者而去、如此以為戲矣用水火犬三法、唯死者之命之、或命犬死、隨至野、委屍于衆犬、必盡遺則泣而投諸水、或婢妾願從火葬、並焚以殉之、其王蓬首冠金葉、胸索纓腰束錦四夫之宫重門磚墉以居、藤蓆或花草蓆而跏趺其上、跣乘象或斗國人亦樓居以芳草覆之、人腰短刀、女子椎髻、男婦皆護首、觸首即

拔刀相撞。罪無輕重。用藤縶。輒刃之。市用中國古錢。量衡倍中國。書記亦有字。無楮筆。用茭葦。以尖刀刺之。土人有名無姓。其國四鄉冨饒。有淡溢。閩粵西番人至。父貫長子孫甚殷冨。婦人每月望。女二三十人相挽。一歌衆和。名曰步月。邊海一池。井淡可飲。曰聖水。相傳元時史弼高興征伐闍婆。水盡。祝天。隨揷而得。其地有蘇盧馬益。產長尾猿數萬。中一老壯主之。常挾一番婦作伴。或婦人無子。携酒果禱老壯。老壯食之喜。則意令二猿與婦人交。婦輒有孕。其俗坐卧無床榻。食無匙筯。以手撮入口。崇信佛教。佛書言鬼國。即其國也。稻二熟。無麦。果有蔞吉柿。如橘。郎极如

枇杷、株皆甜酸蔗長二三丈、無花李、產蘇木、金剛子、荀檀、賓鐵、龜筒玳瑁、及五色鸚哥、鷯哥、皆能言、珍珠雞、與雀、白鹿白猿、無驢與鵝、所屬蘇吉丹、人訛為思吉港、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其王吉力石、嘗。百。餘。歲。能。預。知。吉。凶。逾東則尾閭所泄。非人世矣。王五色布纏首、跣足、出從者五百餘、各持鎗劍、帽如虎鹿牛象狀、不一、剪髮裸体、風俗近爪哇、貿易處為饒洞、後為金、後山、土人以一舩、蔽下体、而丁机宜地最狹、王出入騎象、以十月為歲首、酒禁甚嚴、容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其所界重迦羅國、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無酋長。以年高為善

者主之。風俗頗淳、又牒里國大洲上人淳庄薄尚佛火訟
目羅夏治頗知種藝奉佛寡盜合猫里即貓里務地火知
椽檣俗近醇舶人語曰若要富須往毛里務永樂中合貓
遣使回乜道奴馬高碟里遣馬哈木打回即板打遣麻勿
日羅遣文那打時鎮咸朝貢有網巾礁老者蕩舟為盜海
上往来甚駛合猫里嘗被掠轉貧而重迦羅之東為吉里
地悶國又名遅悶俗以立為尊。見王則坐地合掌。連山茂
林皆檀香。無別產。有酋長馬頭商聚十二所田肥穀盛朝
熱暮寒男女斷髮短衫商舶至婦女出交易染疾死十七
人貨用金銀鉄器磁碗之屬

論曰、國近三佛、大約以慈柔治〇率孩〇子乃亦有閩粵人
襍處之手〇

滿剌加國 吐魯

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亦名五峙、故未稱國、隸暹邏、歲輸金五千兩作貢、在占城極南、自占城南西行、十月可到、為諸番之會、無國王、止有頭目、永樂三年、頭目西利八兒速剌、一日升里速剌遣使表貢、願內附、七年、鄭和奉勅、賜双臺銀印、冠帶袍服、封為滿剌加國王、并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御製碑文、系之以詩、曰、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洗日落月光景融、兩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于茲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幢、儀文裼襲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

國西山永鎭封。爾衆子孫萬福崇。自、秦、我、正、朔、始、不、隸、暹、邏、自、為、國、氣候朝熱暮寒、田瘠穀薄、國、人、大、率、從、回、匕、教、王白畨布纏首、衣青布花袍、躡皮履、乘肩輿、民俗男纏首方布、下圍布幭、女推結短衫、身黧黑、其白者、華人、産也、屋高廠、以椰子劈片疊之、每懸四尺許、連床就榻。箕踞其上。寢食廚廁。皆不離此。飲茭葦酒、國語書記婚喪、大類爪哇、王居之前、有溪達海、跨梁、列屋其上、百貨、交易、唯此、永樂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朝貢、賚賜甚厚、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來告父卒、詔嗣封、十七年、王亦思罕荅兒沙嗣立、復率妻子來朝、言暹邏欲

次之、詔、暹、邏、與、平、王卒、子西哩麻哈剌嗣立、來朝、宣德九年復至、正統中、王息力八密息兒乞兒丢八沙、乞賜敕書、景泰中、王卒、子無答佛哪沙請封、詔許之、天順中、傳子蘇丹芒速沙、又傳子馬哈木沙、皆請封、成化十四年、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出、使、還、溺死、自是、罷遣、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末、為、佛、郎、机、酋、所、逐、保陂、隄、佛郎機據其地。蒲剌加來訴。御史丘道隆何鰲等疏。請。驅。絕。佛。郎。機。王得復國。滿剌加人、所苦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逢人即噬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入市殺人。有覺之者。集眾擒殺之。與。佛。機。為。三。害。時以擒勦佛郎機故。併絕安

南滿剌加諸番舶。嘉靖八年、請設市舶司、聽如舊、從之、其地亦頗有晃頭蠻。人以漁為業。刳木為舟、出海淘汰取錫曰花錫、鎔成斗樣、通使交易、有打麻兒香、嘗以燃火塗舟縫、水不能入。其明淨如金珀、即所謂水珀也。名損都盧斯地、無驢馬、貢物有金母鶴頂、白鹿、黑猿、鎖服、黑小廝、番鹽錫、今其國竟為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云自滿剌加舟行四晝夜、到啞魯國、南依大山、北大海、西連蘇門嗒剌、東平衛、風俗土產、頗與爪哇滿剌相似、國大率回七人、山有飛虎、灰色、有肉翅、如蝙蝠、

論曰、封山銘有之。賜詩則與浡泥兩見耳。平暹羅、禁佛

郎、造滿刺者屢矣。而麻六甲云何。正德中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業明舉業、因事逃入滿刺、後為通事、伴送進貢番彝事、利殺其律、為邏者所得、監禁寘之極刑、遂將二縣出仕者、不許京職、并欲以此、減江西解額、舉不果寢、滿。刺。之。使。由。江。右。者。如。此。

佛郎機國

佛郎機國近滿剌加向不通中國正德三年其酋弑立遂入貢請封廣東守臣以其不列王會覊使以聞詔給方物遣歸使者留東莞掇行旅閒掠食嬰孩廣人苦之至勒兵搜勦乃去久之有進貢使者曰亞三能通番漢語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廵幸上嘗學其語爲樂他日有事四夷館坐而見禮部主事梁焯焯怒杖之世宗初復絕不與通乃率其屬踈老利別都盧等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廣東新會縣指揮柯榮千戶王應恩截海禦之禽別都盧踈老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復來應恩死之海道副使

汪鋐與戰大捷遂得其銃以獻自是番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廣東督臣林富上言許市佛郎機有四利詔許市香山澳時佛郎機併有滿剌加矣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浯嶼守臣以兵禦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啞喏唎歸氏者浮海來貢初稱滿剌加國已稱蒲麗都家察南番無此名謝絕之其人猫睛鷹嘴拳髮赤鬚而貌皆白貴者加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以為敬服鎖伏西洋布瑣哈剌最華潔信佛食魚為齋手持紅杖而行飲食不用匙箸屬者食麵貿與奴僕食米無媒妁男女詣佛前相配以僧為証謂交印國有大故亦多與僧謀人死貯布囊以葬所畜

半入僧室、市儈互易撊指節示数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為約無敢負相會則交撋心、誤撋首、勃然忿爭、嘉靖中、得其蜈蚣船製、并銃法、汪鋐後為吏部尚書、北虜入、請頒佛郎機銃于邊、如法制用、時頗賴之、相近有九州山、産沉香、黄熟香、永樂七年、鄭和入山抹香。得徑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

論曰、其器足以助兵、獨佛郎機、後、乃得、紅夷、製、

呂宋國（謝美洛 翔 霧班隘）

呂宋、海中小國也、與閩漳州近、產黃金。以故亦富厚。頗淳無訟。洪武五年、同瑣里朝貢、永樂三年、遣使隔察老朝貢、後為佛郎機所襲。初、呂宋王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機以其國為西番所會。從大西來、自稱千系臘國。頗互市。上壽、乞地如牛皮許。大王許之、已而綴牛皮、縱橫四圍、求地稱是。呂宋王頗難之。業已許、不得辭。佛郎機乃即其地、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王、兄弟、逐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其貨來者、皆主之。于是呂宋徒以其名矣。千系臘國使大酋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曰澗内者、中國人貿以數

萬〇名〇壘〇冬〇間有削髮長子孫者〇萬曆中、佛郎機酋郎雷氏

敝裏系朥、以美洛居繁富、起兵、用中國人為前鋒〇一戰有

之〇而強中國人為警備〇中國人皆怨〇潘利五者〇乃〇夜〇入〇酋

卧〇刺〇殺〇酋〇大載酋貨以歸〇失水道、誤入交〇々人掠之〇獨郭

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〇酋子郎雷貓各、從翔霧往、代酋、遣

僧至福建巡撫訟寃〇詔置惟泰等于理〇三十二年、天子採

金方內〇福建有妄男子張嶷上書〇呂宋机易山有樹、金豆自生〇採

可採也〇天子下其書〇遣海澄丞王時和、與嶷往〇佛郎機款

丞〇酒〇問丞金豆生何樹也〇丞〇無以對〇數目嶷〇嶷〇々〇為〇大言〇大〇

地〇皆〇金〇何必〇問樹〇酋〇大〇笑〇幾〇殺〇丞〇丞々歸病悸死〇嶷坐妄言

伏誅、酋于是益虐侮中國人、中國人頗怨望、酋乃令人盡買中國人所有、鐵、值數倍、中國人貪、墮其計、雖机剪灶釜並以易金鐵盡、而兵作、無以抵、戰見殺二萬餘人、閩廣當事、略以聞、詔呂宋無開事端而已、尋中國人復商販其地、其屬彝有大港、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逢、有磨荖央、有吹阜、有屋當、有朔霧、佛郎机破中國人、朔霧與有力焉、德之與為婚媾、諸率酋使之、其人敬天、稱天曰寮氏、而沙瑤吶嗶乜二國近界、其俗椎結跣足、耳垂大金鐶、築版為城、覆茅為屋、又有班隘者、即敏卑山乜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赤身、不受佛郎机部署、美洛居商

出盛威儀、所部合掌伏道傍、男祝髮女椎髻腦後、既降佛郎机、得自為守、繼和蘭搗其城、曰若改事吾、殊勝白頭、以佛郎頸多白故云。羨洛居立酋去、于是佛郎机復兵入誅所立酋、攻殺迨雄長、久乃分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机、

論曰、自折入和蘭佛郎机、呂宋一鎮耳、以其初從貿里朝貢、存之、

浡泥國 吉蘭丹 南巫里

浡泥國統州十四本屬事闍婆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王向打始因商船表貢元豐中亦貢其地炎熱多風雨板城銅甲王綰髮裸跣徒行上冐大布單名阮囊花帛繚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坐繩床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衫胸背亦花帛繚腰散髮跣習戰鬪鑄銅甲有巢坐体及食之劊不死其俗多漁煮海為鹽漉椰為酒無稻麥以十二月七日為歲節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擬曰沙糊死殯棄山中二月始祀之祀七年即止燕巢鳴鼓擊鈸刻貝葉行書事佛謹洪武三年遣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與監察

御史張敬之、詔其國王馬合漠沙、不省秩傳譯責之。王懼起謝。與國相王宗怨圖行。上有日矣。闍婆使人言曰、我向實為王却蘇禄之侵。王歸中國無我矣。蘇禄再來、其請救中國。王猶豫、秩大言宗怨曰。即闍婆非中國臣耶。而王并下之。王悟、遣六思麻逸隨秩表貢、八年、詔浡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永樂三年、封其世子麻那惹加那乃為浡泥國王、六年、王率其妃、及子弟妹等來朝、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會同館。上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籍中國者、為守塚、有司春秋少牢

祠。諡曰恭順。命其子邏旺甕王。護之還。其國故事、歲輸爪

哇片腦四十斤、上勅爪哇罷征、封其國之後山為長寧鎮

國山、系詩碑文之後、有於。萬。斯。年。仰。我。大。明。之。句。邏旺還、

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十人貢、謝洪熙中復至、

萬曆中、王卒、爭立、相殘殺、且盡、國人立王女為王。其屬國

吉蘭丹今稱大泥、亦隸暹羅、淳泥貢物、有寶珠、梅花、龍腦、

生玳瑁、黑小廝、倒掛鳥、產鶴頂、貝吉、西國米、蒔蘿、其屬國

吉蘭丹外、又有南巫里、自蘇門答剌、三晝夜可至、俗朴少

穀、食魚蝦、市用銅錢、王居頗樓、甚嚴潔、西北洋有帽山、土

名浅那黎眷、船以為指南、山下淺水、生有珊瑚高二三尺

依山居人數十家、皆稱阿孤剌植華言王也、永樂中入貢、

又南淳里、一云南泥利国永樂中、其王馬哈麻沙遣使入貢、武云

即南巫里、

論曰、安得其藥塗体。并食之。以禦金戈。

三佛齊國 龍牙門 百花 東西天竺

三佛齊即伯港古牙陀刹又曰浡淋羈事爪哇若也東距爪哇八晝夜可至西距滿剌加通番者先至淡巷乃入有地十五州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七主有號曰詹卑遂傳詹卑國其人多蒲姓托諭番咽喉商舶不入其境都輙出舶與戰以故其地為商舶湊土沃宜稼人好賭博如把龜奕棋鬪鷄皆索錢其也習水戰服藥刃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土窄民繁將領居陸其下卒浮筏架屋其上便遷徙市用錢布字用梵書洪武二年行人趙正使其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的力馬罕亦

里麻思朝貢、賜明曆、上諭廷臣曰、海外諸國、不為中國患者、不得輒以兵加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識之、王卒、但麻來沙那阿嗣、亦來貢、八年、使從我招諭拂菻、九年、王卒、麻那者巫里乞封、賜三佛齊國王、印、而使者為爪哇所要殺、久之、三佛齊以他故、紿戒使爲留爲、于是番商不通、永樂中、為爪哇所兼併、國廢、更置小酋、市易、曰舊港、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徙居之、閩廣之從為商者數千、推道明為酋長、而施進卿副之、三年、指揮孫鉉、使諸酋、以道明聞、上招帰孚賜之、而進卿獨爲制、廣人陳祖義者、故有罪、亡入其國、久之亦得衆、與進卿爭

長○上使中官鄭和下蕃○進卿以告上使招之○祖義詐降○而潛謀邀搨○和勒兵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俘祖義京師伏法○進卿遣其偽彥誠貢謝、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填、之、二十一年、進卿卒、女施二姐襲其職○已而子濟孫奏襲、許之、其地相傳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鶴頂鳥、大于鴨、脛長、腦骨厚寸餘、火雞大於鶴、毛如青羊色、食火炭、爪傷人腹死、神鹿大如猪、短毛猪喙、蹄亦如之、有犀牛黑熊紅綠鸚鵡、白龜筒、黑熊白獺、又產猫睛石腽肭臍、薔薇水、龍腦、諸香、腽肭臍魚類、豕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罝、睐、犬、傍、鷲、跳、若、狂 及苾布兜羅綿被、龍牙門在

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常以小舟百數、迎刼番舶、與龍牙相望、為東西竺山形分對、嵯峨若蓬萊方丈之間、而舊屬百花國、即宋史華注地、天氣常煥如春、多產奇花、故名、民俗饒富、尚釋教、

諭司商舶湊繁華異諸國、永樂中、設舊港宣慰使司、是販其地也。名耶。或欲以權貨知。

文郎馬神國

文郎馬神國、一曰文狼、或云馬文淵常遣兵十餘、號馬流傳世、故以名、以木為城、居民築室、風俗大類三佛齊、五色布纏首、腹背多裸、初以蕉盛食。後用華人磁器。人死貯甕以葬、王出乘象、或乘舟、以綉女從甚都。華人與其女通、輒削其髮。留妻之。不聽歸也。女畜髮若短、華人詭云、中國水可令髮長、率執舟市水。產鶴頂、藤、山深處有村、烏龍里彈、其人。盡生尾。如獸。逢人羞澁。輒掩面。地饒沙金。彝人攜貨列地、竟去。需之者置金貨側。價有定不欺。亦竟去。

論曰、生尾如獸。獸矣。非人也。而亦知金貨。

天竺國

天竺一名身毒、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亦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居其會、並直葱嶺南。有別國數十。王、曰、舍衛、漢明帝時、遣人問佛法、其教始入中國、歷有表貢、隋煬帝欲通西域、唯天竺拂菻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逸多。討四天竺。皆臣之。貞觀中、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開元時、獻五色能言鳥。周廣順中、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馬、有僧道圓自天竺還、獻佛舍利一、貝葉梵經四十夾、云在途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開寶八年、東印度

王子穰結說囉朝貢、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館相國寺、善持律、雍熙中、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天聖二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畧其國土沃民淳、宗瞿曇學、置天王為惺惺法王、與大臣服錦罽、頂為螺髻、前餘髮。下垂、男子髡首、穿耳懸璫跣足、服色尚白、製同袈裟、致。詞。以。砥。足。摩。踵。為。敬。工天文星律。產火齊如雲母、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如沙穀重沓、恒水、源出崑崙、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天竺僧渡海、歷三年、達濠鏡、即香山澳也。

論曰、其為書、文理頗精。遂與儒為敵。

拂菻國　八百媳婦

拂菻、唐書以為漢大秦國也、一名犁鞬、去嘉峪關萬餘里、漢時以安息遮關不得達、桓帝時、始一通貢、晉唐宋間來朝貢、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地上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鬭、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九墜。市用金銀錢。絕私鑄。面有弥勒、佛相。勒王名于錢陰。無刑罰。罪重者、盛以毛囊投諸海。或云。國西有弱水。近西王母所居。隨有八百媳婦國。

建文二年、八百媳婦入貢。

論曰、最西律精。金九定時。猶以十二云。

忽魯謨斯國 即忽魯母思

忽魯謨斯、一曰忽魯母思 自古俚舟西北、二十五日可至、番貫咸集、永樂三年、國王巴即丁遣使馬剌足朝貢、七年復貢、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鳩福鹿羚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羚羊尾大者重三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其尾、而行、馬哈獸角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為賦以紀之、又一獸名草上飛、番名雅禍夫、等猫大、身如玳瑁斑、兩耳尖黑、性醇、不惡、獅豹等見之、伏地、戰甚、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倭佛常歌舞、惡殺、俗醇厚、尚回回教、日五礼佛、有貧者、衆衣食之、入率清白豊儀、衣冠濟楚、娶妻必受命于

的親的々親掌教門規矩之官也否、坐罪、人死、水灌頂洗之、以異香薰口鼻、營石郍、封之。國法飲酒者棄市。有羊上高竿戲。設三木。々頂可容羊四足。先行拍手念誦。羊若解者。踏木頂。又縱一頂。三木立。羊跨二木。騰擲百變。已立中木。々倒輒蹲入手中。似死臥地。呼、舒足前後。輒應不爽足。又黑猴搬演故事畢。或帽其眼。擊其頭。即千百人中。必得擊之者。異甚。田瘠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產把睭果、松子長寸許、萬年棗、有門羊與人鬪彩、文武醫卜技藝之人、勝他國、々中有山、四面異色、一面產鹽如紅礬。爲盤匠以貯食物。不加鹽矣。三面出土、色紅白黃。可以彩畫。

頭目守之、男子卷髮長衫、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兩耳輪周掛絡索、以青石磨水粧點眼眶唇臉、耴花紋以為美飾、頂掛寶石珍珠珊瑚、紉為纓絡、脛臂皆釧、産青紅黃、推姑、剌、担把碧、祖母剌、猫睛、金鋼鑽、珍珠、如龍眼大、珊瑚、金珀、神珀、臘珀、黑珀、神珠、珀珠、各色美玉、及鎖袱撒哈喇、摸羅遣、紗羅、錦剪絨、花單等物、銀錢名、那底兒、書記用回回字。

論曰、的的親能規矩中國乎。

彭亨國 附柔佛

彭亨、亦曰彭坑、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豐、禾穀、氣候常溫、木城廣數里、風俗尚怪。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結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頂髮、常人則以五色燒珠為之、上下親狎、無盜賊、尊佛、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剌惹荅饒、遣使表貢、々物有番奴、及金水罐、片腦諸香、花錫、永樂十二年、再遣其臣蘇麻固門的里來貢、萬曆中、其國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一名烏丁礁林、王每服帶双刀、諸酋望見、棄刀和南序立刺茭葦為字。歲首以四月。時有副王者、送子就彭亨

王女為婚、彭亨王宴之、而在座彭亨王妹婿婆羅王子者、手指繫珠甚美、副王心欲之、許重賞以易、婆羅王子不與、副王恚。猝起兵襲彭亨。王與王子奔金山。王妃、浡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掠而去。是時彭。亨。國。中。毘。毀。三日。彭亨隨妃至浡泥、令長子攝國其次子殺兄、尋弒父自立、

論曰、繫珠以美為尊、國安危以之矣、

古俚國木瓜次[illegible] 巴班卒

古俚、一曰古里、係西洋大國、諸。番。之。會。自柯枝西北行三日可至、東通坎巴美國、北接狠奴兒地面、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三年、王沙米的復貢、予勅封古俚國王、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銀印、立石其國題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熈皞、大同。風。俗。刻石于兹、永樂萬。世。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古俚為最、國人五等、回回、南昆、哲地、革令、木瓜、襍處、王係南昆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相。傳昔有真人某。些。立教化人。後他往、令其弟撒沒嚟摧教。弟矯妄鑄一金牛誣稱牛常糞金。

于是愛金而忘道。其埜還罷其弟。々騎象去不返。于是思象與牛不置。嘅尊敬之。俗恭牛止食其乳酪。老而死埋諸地。佛殿以銅瓦蓋。亦以銅鑄佛像。佛座之傍有井。王七日晨詣殿。汲水浴佛。礼訖、令人、取、牛、糞、塗、擦佛、身、又、假、牛糞、成、白、灰、為、囊、佩、之、晨起調水自塗其額。并兩股間。各三次。為礼佛之誠。與柯枝相同云。王有將領二、係回々人。不食猪、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王老不傳子。傳外孫。以女。所生為。嫡。傳。無甥傳之于弟。無弟傳國之好善者。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為市、通諸番、用金錢、名吧南。銀錢名搭兒。以葫蘆為樂器。紅銅綵為絃。歌聲相應。刑無鞭笞。

以灰畫地為令。輕斷手足。重誅戮。沒產。夷其族。又或疑獄。
用滾油煠右手二指其內移時灼爛即屈否如故、土宜麥、
多焉、男子長衫、頭纏白布、女子髮椎腦後、衫短、圍腰色布、
兩耳懸金牌、線索數枚、項掛纓絡、垂真珠寶石珊瑚其上、
腕與脛皆釧、足指亦套戒圈、而木瓜人、裸体不衣、與柯枝
同、行術亦解彈唱、以葫蘆殼為樂器、紅銅絲為弦、頗叶音
其互市、算法精捷、以兩手兩腳共二十指打算、不爽絲黍、
番商襍貨、則頭目哲地、于眾手中拍一掌、萬不更價、有西
洋布名撦黎、本出隣國、坎夷巴、匹濶四尺五寸、而哲地出
珍寶等貨、貢物有琉璃瓶梳、珊瑚珠、佛頭、双刃刀、番花、人

物、象物、手巾、或貢金絲寶帶、金絲細于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于上、又班卒國俗質產薄、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永樂三年、遣馬的來朝貢、

論曰、自古俚遠近、真民物熙皞、中國不若、

榜葛剌國 附詔納福兒

榜葛剌國、古忻都州府、西天印度國也、印度五國、榜葛剌為東印度、一云西印度 西通金剛寶座國、曰詔納福兒、為釋迦得道之所。自蘇門答剌、西北舟行、二十晝夜可至、或云浙地淹、易小舟、五百里至鎖榙兒港、陸西南行、三十五站、至其國、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王卒、子賽弗丁嗣、遣中使侯顯詔之、正統中、再遣、把一濟等獻麒麟、礼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凡詔使至其國、王遣部領人馬千數、先迎察地港、再迎瑣納兒港、至板獨哇、為首長居處、城郭甚嚴。聚貨百有。王之舍三重九楹。柱皆銅裹。

鏤琢花獸。左右甲隊明晃。丹墀孔雀翎蓋百數。象隊分侍。王正殿高座。刻嵌八寶。箕踞其上。劍橫于膝。有銀柱杖者二人。纏頭前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者二人。導如前。王拜迎詔勅。叩頭加額。鋪毯于殿地。款宴甚享。但禁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上金盔金繫腰金盆金瓶為壽。副使則俱以銀。其奉貢用金筒金葉表文。蓋其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國地廣人稠。風俗淳厚。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首。圓領長衣。冒至下体。束絛帨。躡皮履。貌紫黑。間有一白者。國語皆猶榜葛里。市用銀錢海貝。錢曰倘伽。貝曰老黎。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有

笞杖徒流、官有品、及印信行移、軍有糧、管事頭目、名把斯剌兒、陰陽医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常人黑白花衫、繫帨、以硝子珠、貫珊瑚琥珀佩之、繫臂硝子珠鐲釧、行術侑飲者、動樂、口唱番歌、舞亦有解數、又名根肖速魯奈者。蓋優人也。能作百戲。或鐵索。繫虎行。市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虎馴。不去。裸而搏。虎、匕。怒。交搏、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撫虎猴。虎不為傷。人爭以肉啖虎。亦旁戲者。以十二月為歲。無閏。一歲二熟。凡交易雖萬金。打手而定。女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髻推腦後。脛腕金鐲。手足皆上指戒。其有一種名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

不○再○嫁○妻○死○不○再○娶○或無倚○一村人爭傳養之○不○令○越○村○悉○無○義○也○有布數種○凡為畢泊、為滿者提、為沙納乞付、為折白勒荅黎、為抄搨兒為兜羅錦、背面皆起絨頭、厚四五分、番名蓊里蓊勒、有白紙、亦是樹皮所造、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為酒、檳榔當茶、器有髹漆杯盤、鑌鐵鎗剪、詔納福兒、永樂十八年、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國、遣使勅諭之、

論曰、國人富而有礼○悉無義足矣○

錫蘭國

錫蘭國古狼牙脩也 折枝對峙以別羅里為界古城極西可望見焉自隔山[illegible]七行三日有翠藍山極高番語謂高山為錫蘭云入多擁篤蠻山又出外塢々人穴居男女皆裸不粒食々芭蕉子波羅蜜及鰕魚之類山頂產紅雅姑青雅姑黃雅姑青米藍石昔刺泥蜜泆藍等一切寶石甚雨流下仕採之又西行十日至佛堂山海畔石有巨武跡長三尺云足釋迦足跡下有卧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稱為釋迦涅槃真身側卧于此尚有佛牙及活舍利子在殿處可觀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世瑣俚人尚釋

拜直舒手足、胸腹、貼地為敬王居之側、有高山石陷足跡、
深二尺、長八尺餘、稱人祖阿聃、即盤古氏遺趾也、重象牛○
為令殺牛者死○旦水調牛糞塗地以礼佛○亦收牛糞為灰○
塗額及体○地廣人稠、氣候常熱、大率上裸下纏帨、加壓腰、
去鬚及遍体毫毛、留髮、父母喪、即并不去以為孝、布纏之、
火親屍、埋骨、聚諸婦拍乳而號、女椎髻于後、下纂白布、歛、
食、不令人見、以金為錢、通用、海中浮沙一片○有光閃閃射
日○王令其處網螺蚌入珠池○二三年淘取有稅○土宜稻、不
宜麦、市用金錢、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數要劫、往、來、使、
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番至其國、王侮之、欲加

害、和覺疾去、及還、復過王、々請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
寶貨不與、潛發兵五萬餘、出刼和、且斷歸路、和出不意間
道竟搗王城破之俘王及家屬諸頭目歸詔釋王不死其
屬擧耶巴乃那賢、賫詔往封、并送故王歸、未至而國人已
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為王、詔使遜位十四年、偕占城爪
哇表貢、正統十年、遣耶巴剌謨的里啞表貢、天順三年、王
葛力生夏剌惹利把交剌惹、復遣使表貢、々物有珊瑚硫
黃藤竭拖石、

論曰、鄭和〵洋、止困一錫蘭、

柯枝國

柯枝、古槃々、海上國也、一名阿枝、自小葛蘭山、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洪武中來貢、永樂二年、王亦可里遣其臣完者荅兒來貢、十五年、封為柯枝國王、賜印誥、并封其國中山、為鎮國山、給碑文、而系之以銘、銘曰、截彼南山、吐烟出雲、為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歊、作彼農穡、庇于斯民、靡菑靡沴、不若不逢、海深山嶄、勒此銘詩、相為始終、王瑣俚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索絲帨、東絲壓腰、綴椰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最貴、祝髮、線緣、須、次回々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令、又次最賤、曰木爪、

木爪濱海而居、業漁樵、居簷不得過三尺、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或裸、遮以草、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〇敬象牛〇建寺範金為佛、每旦鳴鐘鼓、佛傍有井、輒汲泉灌佛頂數、流水溝衆去、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塞道人也、亦有妻、不離胎髮、縷不櫛、分辮垂後、煆牛糞為灰塗体〇腰東指大黃籐〇行吹大螺為樂〇妻隨之乞錢〇氣候常熱、自二三月至八月常雨、所謂半年晴者、此國也、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金錢名吧喃、銀錢曰荅兒、或珠重三分五厘者、值金錢一千八百枚、抵銀一百兩、

論曰、滿剌浡泥而外、柯枝亦與銘、

祖法兒國

祖佉一曰法兒國、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皆其地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十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亟里遣人朝貢、宣德中、復至、其地氣候常秋、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地不生草木、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出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男女拳髮、女人以布兜頭、不令人見、凡礼拜佛寺、沐浴、衣焚諸香、又塗薔薇露、遍体、乃往、市用金錢、錢文人形、名倘伽、又銅鑄小錢零用、有駝雞如鶴、脚高三尺、二趾、毛如駱駝、走如之、亦產祖剌法、鶴頂、福鹿、片腦、諸藥、駝單峯、或双峯、乳

香其樹脂也、樹似榆而葉尖長、中國賓船到、王諭國人出乳香血結芦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易貨、

論曰、西北近秋矣、

阿丹國 附阿哇

阿丹國瀕海、自古俚向西、二十二晝夜可至、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三四層、廚廁臥皆其上、土饒給、有馬步勝兵數千人、隣國畏之、永樂九年、詔鄭和賜命互市、常採得猫睛石重二錢許、各色雅姑等宝、大顆珍珠、珊瑚高二尺外、金珀、薔薇露、麒麟獅子花猫鹿金錢豹白鳩等物、十九年、太監李奉勅賜王衣冠、王行礼甚恭、金冠黃袍、寶粧金帶、礼畢換白番布纏頭、上加金錦之頂、服白袍坐車、列隊而行、其頭目冠服等第不同、國人纏頭、穿撒哈喇梭幅纂衣、足着靴鞋、婦人長衣、項佩寶石纓絡、耳環四對、加臂釧指環、

飾用金寶、工、最精、巧、過、中、國、市肆倫諸物、亦、有、書、籍、王用赤金錢、名甫嚕嗏、又紅銅錢、名甫斯、氣侯常温、以十二月為歲。無閏、以新月為侯。其陰陽亦能推算日蝕及風雨潮汐。產羚羊、自胸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又綿羊無角、尾大如盤、福鹿如騾、白身白面、駝鷄、麒麟、前二足高九尺、後足高六尺、頸長一丈六尺、二短角生耳後、牛尾鹿身、蹄有三跆、匾口食粟豆麩、獅子身形似虎、黑黄無斑、頭大口濶、尾尖、毛多黑、長如纓、聲吼如雷、諸、獸見、之、伏、不、敢動、果有萬年棗、把擔乾、無猪鬣、嘉靖時、郊壇、購紅黃玉、通事撒文秀、言阿丹有兩山對峙、自為雌雄、或。時。自。鳴。常產此二玉。不

果賰。又阿哇國、永樂中、王昌古剌常遣朝貢、

詩曰、紅黃玉、兕山鳴得之。郊壇何丸以共。

娑羅國

娑羅國、一曰婆羅，又曰文萊、或曰古師子國、東洋之盡。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勿黎哥等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素食、善施民、食猪、死、初有閩人隨鄭和至其國、寄以為其王。其府旁有中國碑、永樂中、賜以金印。凡國人嫁娶必請印。々背上無印不榮。嘗為佛郎機所侵、走入山谷中、置毒水源流、出飲輒死、佛郎机以是解兵、奔呂宋之其化、貢物有珍珠玳瑁殼、焦布香蠟黑小厮、王祝髮、畏金繡巾、腰双劍步行、其親屬號邦奇闌、厥重亞于王、故有木城石城各一、今止存木城、產硨磲蒜藤、延

袤二千里、西庠暀和、稱樂國、
論曰、誠樂國哉、

阿魯國 淡洋 肥米香

阿魯一名啞魯國西南海中自滿剌加四晝夜可至西連蘇門答剌界土廣人稀物產亦薄婚嫁稍與爪哇同永樂五年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哈三附古俚諸國來朝貢國王卒是回回人產有飛虎如猫大色灰有肉翅如蝙蝠飛不甚遠不傷人男女裸體圍梢布乘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為生地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船近有淡洋海船過此多沒之又有肥米香俗淳男女推結圍梢布

論曰回回人散王諸國亦奇

大葛蘭國（小葛蘭）

大葛蘭國、與都欄樵近、民懶耕、賴烏爹之米為食、番舶為風所阻、不以時至。過巫里洋、則更險矣。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帨、而小葛蘭山、連赤土、與柯枝接境、西洋之會也。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行六晝夜可至、田瘠少收、歲藉榜葛剌米為食、氣候常熱、男女多回回嘛呲人、市用金錢、大者名倪伽、小者名吧喃、永樂中、中官鄭和至其國、附蘇門答剌入貢。其王鎖里人、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婚喪頗類錫蘭、

論曰、其柯枝錫蘭之餘歟、

卜剌哇國　木骨都剌　竹步　剌撒

卜剌哇國、壘石爲城、甃石爲屋、永樂中、遣使朝貢、地斥鹵有鹽池、投枝于池、越輒凝。其人拳髮圍布、捕魚爲業、婦女两耳帶金錢、項掛纓絡、産馬哈獸、狀如麝獐、花福鹿、狀如花驢、而木骨都剌國、與相接濒海、城屋亦倶石壘、男子拳髮四垂、圍梢布、女人髪盤于腦、黄漆光頂、耳掛絡索数枚。項帶銀圏纓絡垂胸、出則单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復皮鞋、其地或数年無雨、穿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嚚頑、操兵習射。酋長効礼。進貢方物。又竹步國。與木骨都剌地連。風俗相似、産駝蹄鳴、高六七尺、又剌撒國風俗亦相似。

論曰、数年無雨。天氣不及矣。

假馬里丁國 麻逸凍 龍牙加貌

假馬里丁國、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氣候常熱、俗嚣薄、採芭蕉以代糧、煑海為鹽、釀蔗為酒、地產玳瑁羚羊、而交欄山最高、叢林藤竹、元高興史弼以兵征闍婆、遇風山下、船壞、復登此山、造船得勝。至今有中國人雜處。蓋此時病卒百餘。留不得歸也。地少米穀、以射獵為業、又麻逸凍、在交欄之西、地腴。尚節義。夫死。削髮。剺面。絕食。七日。或不死。稍勸以飲食。得甦。焚夫日。往往赴火死。終身不嫁。自麻逸凍順風三晝夜、至龍牙加貌、田禾勤熟。俗尚敦厚。男女椎結、圍布、重親長。

論曰、必以死徇夫較藐羅馬益嫁緣而得子奈何

蘇祿國

蘇祿、（一名蘇星國）東南海中、與浡泥瓊里相近。人鮮粒食、食〻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煑海為塩、釀蔗為酒、織竹為布、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權東國者。曰巴都葛叭苔剌、權西國者。、曰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或云巴都葛苔叭里）又構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頭目三百餘人、表貢、封三人為蘇祿東王。、西王。、峒王。、所以賜予良厚、歸次德州、東王病卒、命塟以王禮。謚曰恭定、為文碑之、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墳、畢三年而後返。勅其子都麻合為東王。十九年、都麻合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盖其國有珠池云、入夜

望之。光浮水面。亦產寶石玳瑁等物、貢物有梅花腦、米腦、華炭、常與佛郎機構兵、

論曰、蘇祿王與浡泥古麻剌、皆得死中國。蒙殊禮。行外國哉。

古麻剌 曾坂

古麻剌國、東南海中、統百餘州、佛宇四千餘、向未通中國、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一云哇來頂本率其妻子、陪臣來朝。予勅封王、歸次福州病卒、賜謚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祀。其南有層坂國、其人大食種、纏布、躡皮鞋、產牙生金、

勿斯里

勿斯里國、所轄州十六、村落三百六十、每村供國用一日、王白皙着衫、出入乘馬、儀從甚都、導馬三百匹、鹿十頭、縻以鐵索。臂鷹扶劍以從。有大塔高二百丈。國有兵據塔上以距。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其常溢。匕過也

之。江上有鏡。它國盜來。輒先炤之。治戰具。

木蘭皮 打回 咭吟 順哈

木蘭皮國、西海中。其舟。容萬人。酒肆。果園。俱備。物產亦異。粒長三寸、瓜圍六尺、胡羊高數尺、春割腹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獸急就水飲。稍遲渴死。又打回、咭吟、順哈、皆海外小國、打回、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咭吟、纏首長衫、不食豕肉、食以手攫、不通朝貢、附、船、香山澳、順哈人醜而黑、婚姻意合則從、

巴剌西

巴剌西國在南海甚遠、正德辛未、遣使臣沙他白入貢言

領其王命、在洋舶、凡四年、至西瀾、舶壞、以脚艇飄風八日、至吉零國、又往所為秘得地、陸行二十六日、乃至暹羅、附番人素林船、入廣、其所貢木匣六、內金葉表、又祖母綠一塊、珊瑚樹四株、玻瓈瓶盞各四、及瑪瑙珠胡里丹、

急蘭丹 王會諸國

急蘭丹國與奇剌泥國、夏剌比國、窟察泥國、烏淡剌踢國、魯容國、彭加那國、捨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喃渤利國、千里達國、沙里湾泥國、以上共十三國。皆海外小夷。不詳風土。永樂中、皆遣使朝貢。

溜山國 滕幹

溜山國、自蘇門答剌、過小帽山、西南十日可至、在西海中如洲、有石城門。如城闕。人皆巢居穴處、以草木葉蔽前後不識菽粟、啖魚蝦、有八村稍大、皆以溜名、為沙、為八下知、為起泉、為麻里奇、為加半年、為加加加、為安都里、為官瑞共八溜、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失船入溜溺矣。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業漁種椰、氣候常熱、市用銀錢、產龍涎、織絲帨、甚精緻、永樂中、王亦速福、遣使朝貢、

井巴里（井把里來番 即井巴里否、）

井巴里國、南海中大島上、永樂十三年、國王兀哇剌查、遣

使得名公莴匕、朝貢、其人粒食、亦鮮食、多綿繡、甘把里國

西南海中、永樂間、遣六人來朝、自言國小產薄。不通交易。奉佛不求積聚。然無丐者。

加異勒國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居人寡少、不及十家、婆而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來朝貢、宣德正統時一再至、

麻菻國

麻菻國、未詳所在、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進麒麟 文馬神鹿、礼部尚書呂震請表賀、上不許、

黑葛達國

黑葛達國小民貧地平俗尚佛畏刑市用銀錢宣德中遣使十人朝貢又有白葛達海中小國風尚與黑葛達同宣德中國王遣和者里一思朝貢

西洋瑣里 瑣里

西洋瑣里其地近瑣里差大而國物產甚微風俗頗類洪武三年西洋瑣里王別里提以金葉表文貢方物五年瑣里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西國復遣人朝貢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

方物、而西洋瑣里貢獨豊美、

敏真誠國

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流水、縛木為渡、日中為市、諸賈皆集、永樂中、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國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來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寔、好佛法、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

火剌札國

火剌札、國微人弱、物產涼薄、山鮮草木、水無魚蝦、城俍里許、悉土屋板屋、重佛、敬僧、永樂十四年、嘗遣人朝貢、

•討来思

討来思、在海[illegible][illegible]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土宜麦稌、無稲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國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林多猛獸毒蟲、

失剌思國

失剌思、永樂中、遣使朝貢、賜以內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及其國。宣德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國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但舟行數程、產馬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敬佛健閗、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朝貢。

亦思把罕國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為大國、廣袤千里、王居壯麗、物產豐亨、風俗質朴、尚佛畏刑、有珠珀、無稻黍、日食惟稌麥、永樂中、遣四十四人來朝貢。

賓童龍國

賓童龍國、與　連接、宋為賓　龍國、有雙澗水、澄

說、即此地也、目所居遺址尚存。人物風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惟表死有服、婚姻偶合、酋長出入乘象或馬、執有鑽唱、曰亞曰僕。地產伽楠香象牙。小民編茅而居、

覽邦國

覽邦、漢疎勒國也、去西域遠甚、好佛、無貿販、市用錢、地多沙磧、產麻若麥而已、其山陂陀、其水淺濁、有駝馬牛羊、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來貢方物、或曰其國好食人。故港口無離瀆者

淡巴國

淡巴、古狼牙修國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滿喝思羅、遣使奉貢其國風景秀勝、土衍水清石城而甃屋、王與其臣出入乘象從具威儀、耕織勤生事、市有交易、野無盜賊樂土也。貢物花布兜羅錦被、沉香諸香胡椒、

白松虎兒國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偶有白虎出松林、遇人不傷、忽不見、以為神、因改國號為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朝貢。

阿速

阿速近天方、偏有甚處、多撒馬兒罕、皆、人、敬佛畏

鬼。好施惡鬬。人無飢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城居瓦屋、喜居富利、人民淳直、耻鬬好佛、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朝、

論曰、自古麻剌以往、二十五國、漸微矣、而率數萬里覲光。不擇細流。事小之禮有然歟。

按海昌備志罪惟錄一百二十卷查繼佐撰繼佐字伊璜號興齋又號左尹自號東山釣史崇禎癸酉舉人浙東授職方主事後不復出晚闢敬脩堂於杭之鐵冶嶺著書其中學者稱敬脩先生今作左尹字非人實名與字之廋詞也是本爲先生手稾凡本紀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附錄不分卷列傳三十五卷內子卷六又卷二十一數複實九十六卷致命諸臣僅標卷十四上哀集至數鉅冊且各目間有缺綜論者蓋多脫簡然益以附錄去一百二十之數相差無幾矣是書纂述之勤及

宗旨之所在具詳自序中先生當時幾罹莊氏史獄故是書存留之日無一時不懍胥鑕之懼乃垂三百年巨帙沈而復見詎非九原靈爽所式憑歟惟分目鄰於杜撰諸志繁簡失宜敘事孫放歐公文義舛致訛誤又前後重見如楊循吉分見於卷十三卷二十鄭寶分見於卷十卷十六方外內紀來復因殊域字被誅而回誤內復有復見心一條閨懿女貞內記武昌女子而婦死冠烈內復出何烊女即武昌女子此類不可枚舉又夏言之死等於桝山不為列傳劉宗周祁彪佳俱理學名臣身殉國難列諸

武畧以及教匪流賊禍亂奸壬均於義未安又史以褒貶為主究異琬琰之編如溫體仁周延儒位至宰輔尤為時論所特注不為立傳未詳何義又列傳後之列朝遜傳亦即附錄之意祇限於其人之一節傳中如袁崇煥阮大鋮關係時事至鉅他若既無專傳實嫌疏略以上諸端俱未可以史例繩之也竊謂列朝史冊典午以後率由官撰類取文飾有明一代前有靖難後有復辟此主彼奴真實湮汩而名流著作凡關涉遼事或建州者大半斥入禁目明史一書

全據橫雲舊稿懲國初文字諸獄趨避無可諱言是編遺文逸事足以補正明史者實多雖亦有瘢纇無傷也備志引拜經樓題跋記謂萬季野史稿即係此書且引周松靄語有朱康流張侍軒傳及海昌俞子久事以資證佐今檢此書僅諸王傳海寧諸生俞子久遷宗室李蘭皋坐誅一事餘均無之殆係偶同近滬估有持石渠書求售者謂即季野史稿以索價過鉅即時持去惜未稍留互勘一析其疑也乙丑清明節吳興劉承幹跋

跋

右罪惟錄一百又二卷海寧查伊璜先生繼佐撰左尹之名自敘中已明言其僞託清介列傳查應兆傳論曰蓋吾氏有兩閩藩其一竑齋約亦以清介聞云云播匿列傳罴子僧傳曰而聽月爲余族弟得臨濟之傳者云云其他散見各傳若監軍江上諸事皆可證明是書爲先生所撰惟自敘云始於甲申成於壬子沈仲方所撰先生年譜則云乙未先生五十五歲始著罪惟錄歷二十年乙卯迺成年已七十五矣所序著書年月略有參差要當以自序爲據序中所云別號東山者時先生隱居硤石東山萬石窩故云然也此書自序僅言改名罪惟不知原名是否明書

費景韓姑夫著敬修堂歷著書目考載管芷湘先生所見罪惟

錄殘稿以較此稿少帝紀二十二卷數志一卷祖禰至衡運列傳外蕃列傳七卷及外志逸傳等多荒節諸臣回回荒服三傳及謚法後論一卷然管先生所見凡兩種一則售於金陵被裝潢割裂者一則藏於吾鄉佚前二册或有傳無論或有論無傳者皆非全書今是書不獨自敘志敘二篇爲伊璜先生手寫卽書中諸稿凡行書者皆手筆也而又紀傳皆備首尾完整似較芷湘先生所見之本爲善矣

此書雖未標荒節之名然諸臣之傳皆在回回各傳外蕃中亦詳載之荒服至王會諸國而極矣今皆在外國傳中則所短者僅謚法後論一卷而已所惜芷湘先生所見二書及是書皆無原目不能印證究竟回回荒服二傳是否分列抑係後人割裂卷帙強爲之名也

全書海昌備志引金志云一百二十卷書目考漣自敍作九十卷今按原書致命列傳僅標十四上而中下兩卷未分外志標爲三十二卷上亦未分中下是原未定卷一百二十之數殆武斷也今遵管目增荒節一傳致命外志承原標之意皆分爲三共計子卷序目爲一百又三卷可以復先生之舊矣外志原書附在志後體例不符今移在列傳之後

此書翼運衡運二傳卽敬修堂說外二卷也據年譜說外刊成於順治辛卯則自序始於甲申之證也中經莊氏史獄（康熙壬寅癸卯）繫獄幾二百日後更遊粤自粤歸隱始成全書則成於壬子之證也在史獄之前先生已有說外說造諸作則莊氏之史先生所樂與共事可知矣史獄之後莊氏之書燬而不傳先哲亦無敢載筆述其書之情狀然吾意先生是書必太半以莊氏之書

爲藍本而加以筆削者也惜無碻證所得者僅文史列傳焦竑傳論中引莊鑨曰致身錄一書童子皆知其僞而弱侯寶之數語耳然即此亦可證取材莊史矣

先生是書最注意者靖難奪門議禮鼎革數事河西傭補鍋匠等皆爲列傳顧佐等皆入乘時則宜乎三楊金蹇之爲荒節也凡乘時一傳幾皆爲靖難奪門議禮三事而設桂主之後附以韓主鄭成功及臺灣二傳又慨乎言之則惓惓故國之心可見矣

是書諫議傳無楊漣等隱逸傳僅至孫一元奸壬傳無馬士英等闕軼至多蓋原書每傳不連寫又經後人任意裝訂先後倒置無目錄可查故雖闕而不知也今目既據書補錄不揣荒陋他日當爲之補傳以成全書

袁崇煥黃斌卿入逸傳豈以是非難定耶阮大鋮不入奸壬傳則所不解矣

昔年鈔得談孺木先生國權八十餘册談先生雖海鹽人國變之後寄寓西山之下以成此書今復鈔得是書硤一小鎮東西二山培塿耳乃二先生隱此著二巨書幸哉整理之責後人所當任矣

原書向藏仁和吳氏清來堂今歸吳興劉氏嘉業堂承翰怡兄借鈔凡六閱月而畢因記之如此

辛未六月大暑後三日張宗祥記

跋

海寧張君閬聲傳錄其鄉賢查東山先生罪惟錄既成畀余數十巨冊曰是不可以不傳余受而讀之復向劉君翰怡所藏東山手稿互校知二本文無增損卷目微異則閬聲所變更也按原書本紀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傳三十五卷增子目又八卷綜九十七卷全書無總目無分目紀志井然獨列傳或有總論或無總論有總論者亦略不及本傳姓名僅首列一人前題某某傳餘均各爲起迄復不記卷次葉號故隸甲類者往往可移之乙乃至於丙丁閬聲以其關略疏誤重加釐次有併合者如傳卷十二十三漏載總論傳目無統可繫則以分隸於經濟諫議二傳有分析者武略播匿原均列卷二十一則區之爲二有增益者如參照他本補荒節叛逆二傳又析傳卷十四志卷

三十二爲三子卷以弭其有上無中下之失有削除者如刪原不列卷且僅存一人之回誤而納之於荒節中其他各依其性質互爲移徙者有之詳辨其文義釐正錯簡者有之余恐其猶有未盡以授何君柏丞柏丞復舉所見與閩聲商榷更定次第一如今本共成一百有二卷余惟東山之著是書始於崇禎甲申終於康熙壬子原名明書經莊氏史案改易今名深自晦匿幸逃禁網至乾隆時文字之獄又起藏者懼罪不忍投諸水火取建鹵滿兵北師東人等字而塗易之冀免於禍今筆痕墨影之中猶可徐返其朔閱時既久蟲鼠爲虐大者或連篇累葉首尾不完小者亦零段散片破碎華離裝工無識妄相湊合文義乖舛不可卒讀反覆追尋棼絲稍治此不可謂非藝林幸事且名賢遺墨實爲瑰寶修飾點竄尤具苦心翰怡慫慂以原稿印

行顧卷葉淆亂既經檢理文字殘逸闕聲亦多有校補既取原稿付印更須摹補校文姜君佐禹以二本讐對歷時半載始克蕆事佐禹語余此叢東山重訂未完之書出獄以還深懼覆轍埋首數年匆匆卒業自敍嘗他人分寫之本殆成於此時其全文中脫數行合傳缺一二人者或當時未就之稿有傳爲清本而論爲手寫或全篇手寫者必續訪新得或芟除重撰之作書尙徐待編排故各自爲篇篇不記葉觀於某卷顚倒錯亂當重爲排定之言眉端入某某目之註可以概見其紀逸志逸傳逸諸篇撰之史例殊多未合意必當日筆削餘材不忍舍棄強立名目附以流傳要之東山冒死成書爲有明留三百年之信史歷劫無算終免沉淪正不必以其有所疎漏而過爲吹求況張氏拾補所以彌其缺憾者尤非鮮也余嘗讀蓺風堂文漫存記

其所見一本志僅二十七卷頗疑其何以不符證以佐禹之言乃知爲初修之稿而非手定之本則此洵爲最後而可信者矣東山自言罪惟錄得復原題之日即左尹得復原姓名之日今雖仍題所易之名而原名實已盡人皆喻九原有知其亦可以稍慰也乎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六月海鹽張元濟